

皇明從信錄卷之二十四

東莞陳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孝宗敬皇帝

戊申 弘治元年

正月以給事中賀欽為陝西左叅議

時欽以母病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曰資真儒以講聖學經筵勸講之官當訪求真儒充任不宜苟以休儒屬其間一曰薦賢才以輔治道謂新會歷事監生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任內閣學士六政或任經筵使養君德三日遺祖訓以處內官門日典禮樂以化天下謂陛下紹基之初然罷浮屠妄誕之邪術舉行朱子喪葬之止禮真所謂守成業而致成治也但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頹敗之俗尚仍其舊之中明正禮之當行草法教坊之俗樂死入允辭

考以
考忠孝
一

止入傳冠

左庶子劉健進禮部侍郎兼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召
遼東巡撫馬文升為左都御史○召南京刑部尚書何喬
新為刑部尚書

二月上耕藉田禮畢宴羣臣時教坊司以襍劇承應或

具見正色
之朝之度

出狎語馬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
瀆亂宸聽耶即斥去之二御史以糾儀下獄文升謂即

位之初不宜輒罪言官于是得釋時論偉之○十二月初

開經筵賜講官學士程敏政等宴及白金寶鈔有差十三

日文華後殿早進講尚書孟子及午進講大學衍義自後

以為常講畢賜茶上皆呼先生而不名

盛風

三月 上疏太學謁先師○勅修 憲宗皇帝實錄○南

京吏部主事儲燿上疏薦舉請籍遺才先是中書舍人丁
璣主事張言王純進士敖毓元李文祥並以言事得罪遠
謫燿惜其才上言五人者既以直言徇國必不變節辱身

今皆弃之巒夷嶺南之間毒霧障氛與死爲伍情實可憫
乞取而寘之風紀論思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可觀與其
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 上以付吏部起用

之○加贈前少保兵部尚書于謙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
傅謚肅愍建祠墓所賜額曰旌功命有司春秋致祭時給
事中孫需等言謙功在社稷宜賜贈謚廟祀從之

按于謙廷河南時公解在馬軍橋西天順初謙被誣死
 開封父老聞之咸涕泣相率請故解為位哭奠後因立
 祠解旁祀之李夢陽為之記杭州後復以于謙配伍于
 胥褚遂良岳飛為四忠祠嗚呼兩地專祀四忠並列于
 謙為不
 死矣

少詹事楊守陳請勤講學聽政。上褒納之。○吏部尚書

王恕奏請 聖駕日御便殿宜召諸大臣與之講論治道

謀議政事或令轉對或閱其章奏如此則大臣之賢否與

庶務之得失皆無眩滯矣

按王端毅之言正與楊文懿合 孝宗晚年屢召
 公卿大臣議政便殿未必非二公之言啓之也

四月天壽山大風雹毀瓦傷物震驚陵寢 上遣官祭告

成諭羣臣修省

公論不可
以

按先是大學士萬安尹直既被劾罷劉吉慮科道言之
乃頓身附結昏夜欵門祈免劾彈建言欲起悉科道待
以不次之位凡科道為聖情採納者悉謂由已自先
以來莫有言之者矣至是左庶子兼侍讀張昇上疏謂
應天之實當以輔導之臣為先萬安尹直自罷罷去
劉吉尚留深結科道昏暮欵門榮佞取悅無所不至貴
戚萬善依憑宮壺兒婿熾灼吉與締姻請托公府賂人
私門數吉卜罪自謂李林甫之蜜口劍腹賈似道之牢
籠言路合而為一宜亟誣斥以應災異以回天意可也
疏上御史魏璋等阿吉意文章劾昇指為輕薄小人左
遷昇南京工部員外郎由是人
日吉為劉棉花以其耐彈也。

八月定封贈繼母例○土魯番殺忠順王罕慎復據哈密

○擢湖廣按察使楊繼宗為左僉都御史巡撫雲南

繼宗山西陽城人為嘉興知府止帶蒼頭一人如旅寓
然滿九載老幼遮道留之不忍捨去陞浙江按察使意
綱振肅初濟泉諸司所用取辦于下鎮守之官供給日
費萬錢繼宗一切革去之陞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地

方外戚官家庄田多佔民間地土。繼宗悉奪而還之。橫
責錄踪成化乙巳星變上疏左遷雲南副使。後累陞
撫雲南卒。繼宗為人好善。惡惡出于天性。其人不苟合
人多憚其方嚴。居官三十餘年。其剛直廉公之操。雖虛
人孺子皆
知其名云

以都指揮王欽梁宏為都督僉事。既而罷之。

時李良用事。典御廐。為宏欽乞陞。既得旨矣。武選郎中
陸容上疏。極論都督武官極品。體勢甚重。不宜授無功
及非人。而良等招權市恩。當正典
刑。疏兩上。竟奪其新命。士論偉之。

冬禮部尚書周洪謨致仕卒。謚文安。

洪謨常著經書疑辨錄。於經書之蘊。正先儒之失。破千
載之惑。專門尚書。恒不滿于蔡傳。欽訂著為書。未成。而
卒

權兵部郎中陸容為浙江右叅政

容崑山人有志經濟、肆力經史百家。至北典禮兵刑禮、運水利之類，莫不通究。曉晰官職方時，邊報旁午，事未日或三四上，凡虜情虛實、地理險易、兵力分合，皆稔然。其中肯綮，事下三邊，遷人驚服。而沮征安南，再沮興底，李良乞陞教事，尤偉。上登極，上疏論入事，曰：儲養台輔，教導無成，愛惜人才，久任延擢，經理武衛，選練民兵，均平鈔法，慎重會議，言多懇切。時到吉柄，因疑容侵官將陰中之，尚書余子俊為言于吏部，得出為參政。容落浙江，尤有聲。既而竟以考察去位，聞者大駭。容著述甚富，有式齋稿、菽園雜記等書。冬，餘序錄云：近歲黃州知府盧濬守已愛民，而得罪上司，應朝去職。曹濂繼之，恃其所親，貪暴自恣，兩京考察皆得完璧，時有盧濬不來天沒眼。曹濂重到地，無皮之議，聞者快之。

乙酉 弘治二年

二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余子俊卒，贈太保，謚肅敏。

子俊字士英，青神人，博達有才畧，宏施利斷，不珣世耳目，以泥事功。初守西安，擢擅發賑，及引渠為民利，成化

中、歷陝西藩使、并巡撫經畧榆林墩臺、延袤二千餘里、
為固備、且請置榆林衛、墾曠土為屯田計、虜至必哨指、
莫敢近、又開涇陽堰、以便溉墾南山道、以便餉、秦、蜀、
北更戍、收岷番之捷、大畧在邊、廣儲蓄、有警、無厚、實、
乃用命、事功載在、
史冊、多不可泯者、

謫御史湯鶴、壽州知州劉槩、成河西、庶吉、鄒智、廣東石城

千戶所吏目

按、魏先是、御史差印馬、赴內閣會勅、言新政之初、公等
輔國政、未見盡善、萬安曰、我革極力贊襄、裏面不從、能
退、即上疏、劾安等不當、以裏而二字語、外人由是、內閣
深銜之、及安罷、劉吉當國、適壽州知州劉槩、考滿來京、
與槩往、返論時政、槩嘗遺書與、魏言、夢一人騎牛、背、上
陌澤中、公左手把五色石子、右手提牛角、引人正路、其
人謝而去、蓋人騎牛、背、正我朝、姓、字、惟、五色、石子、不可
曉、意者、公首抗疏、論時政、為彈之、第一、義、耶、附、內閣者、
馬、文、升、發、其、事、即、史、魏、璋、即、草、疏、署、陳、景、隆、等、名、劾、槩、
與、壽、州、知、州、劉、槩、言、朝、政、嫉、鄒、智、者、劉、吉、因、入、智、名、

下詔試智親身三木僅餘殘喘神色自若無所曲撓獄
官苦訊智智書詞曰智與今湯發等來往相會或論經
筵不宜以大業大暑輒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
塞責或論紀製終勉或論風俗浮沉或論生民憔悴無
兼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積之具時甯事者恨智
坐智罪難赦言惑衆罪死吏部尚書王恕上言祭之書
詞固爲狂妄其夢有無皆未可知原其心不過與人爲
善之意初無惑衆亂民之情今此擬妖言論死使囚死
于獄中豈不傷天地之和哉吉崇肯云劉傑造妖言
喻非類法司比擬未爲不當你如何這等來說且監着
後縣及縣竟發充軍都智謫蔚東
石城所吏目後二年卒僅二十六
按名臣錄都智獄中寫懷詩有曰人到白頭終是盡事
垂青史定諱真夢中不識身猶繫又近東風逐紫宸其
辭朝詩有曰盡披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但願
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其慷慨忠愛之意溢于
言表餘千萬言謂人臣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自宋諸
儒沒後如鄒汝愚者殆不多見使天假之以年其所成
就固未可量而不
幸短命死矣惜哉

大理寺評事夏鏡上疏曰臣伏見主事李文祥廢吉士繼
 智等皆以言得罪夫言官無流寬之禍則不足以彰其舉
 有謫徙之苦則愈足以見其難罪愈重而名愈高是賢者
 之得罪雖今日之苦亦後時之利但非人主之福耳人主
 者知此之故轉而容之則言者無其禍亦無其名罪愈輕
 而名愈鮮而名固歸于人主之一身矣疏奏留中○調南
 京給事中周紘為南京光祿寺署丞御史張昇為南京通
 政司知事

先是欽等奉命南京教場典軍數少不准破調守備官
 奏其刀頭劉吉崇旨今吏部調外任王恕執奏紘昂奉
 命點軍不宜調吉不聽恕復奏言吉猶不聽升道安奉
 以為老臣言宜聽紘等乃得改京職吉在內閣專以報

屢屢保全
吾願是此
公天性之
厚

怨為勝。上初即位，言官論薦大臣，必以王恕為首。及
論劾大臣，必以斥萬安及吉、南京科道保舉王恕入朝。
乞速罷去萬安、劉吉，言尤激切。及安既去，吉當國專政，
與恕內外不合。恕有所行，言必從中沮之。時中官蔣宗
等守備南京，訐奏給事中陳壽為大理寺丞，吉票旨貶。壽不
奉薦，戶科給事中陳壽為大理寺丞，吉票旨貶。壽不
請刑名，改南京光祿少卿。恕又薦太僕少卿白思明為
僉都御史，延撫。吉諷御史魏璋等論其不協人望，
謂外任知府，恕憤吉沮抑，屢疏求退。人皆知恕為吉所
嫉，恕不
敢加害。

韓鼎上言：陛下繼體未立，不置妃嬪，切惟古者天子一
娶十二女，以廣儲嗣。今舍是弗圖，乃徒建設齋醮，將以徼
福于神，不已惑乎！上嘉納之。

李夢陽曰：孝廟不立貴妃，時言官有以匹夫之行言
者，或謂之，不謂禮者也。古者天子有，有夫人，有世婦。

有嬪諸侯一娶九女皆廣
儲之道也是故世傳不絕

刑部侍郎彭韶上鹽場圖詩疏畧曰庶民之中竈戶尤苦
惜乎古今未有圖詠臣近履鹽場始識其槩海鹽煎熬全
資灶戶雖有分業然糧食不充安息無所未免預借他人
稅餘悉還債主艱苦難以言盡小屋數椽不蔽風雨粗粟
糲飯不能飽食此居食之苦也山蕩渺漫人倫物賤欲守
無人不守無薪此蓄薪之苦也晒淋之時舉家登場刮泥
吸海下汗如雨隆冬砭骨亦必爲之此淋漓之苦也煎煮
之時燒灼薰蒸蓬頭垢面不似人形酷暑如湯亦不敢離
此煎辦之苦也客商到場無鹽抵價者百般逼辱舉家受

惶此賄鹽之苦也。病疾夙喪，尤不能堪。逃亡則身口飄零，復業則家計蕩盡。去住兩難，安生無計。所宜加意矜念，遇事寬恤。臣今將兩浙鹽場景物事情，畧分八節，各繪為圖，每節賦以詩，裝冊上進。庶幾口擊貪竈之迹，留覽。

五月致仕吏部尚書李乘卒，贈太子太保，賜祭葬。

乘字執中，曹縣人。真純正直，盡心職務。所至有聲，進退不失。景泰中，巡撫大同，嚴禁武官陵削軍士，遺排障障職。英宗知其誣，起守南臺。憲宗初，巡撫宣府，禦虜有功。進吏部，執法不阿。并時宰彭時弟華，嗾給事蕭彥莊劾之，落官保。以尚書致仕。朝野不平。後臺諫交薦，竟不用。

七月，以孔鏞為田州知府。

鏞平生以忠信自勵。事英憲，奉三廟，皆處外。所至聲績。襄然言信行達。知田州，喇獠各率犯城，鏞蒞任，獲三日。

置此生于
度外使可
勇往要以
立談之間
使指便維
化之機捷
明于大義
而承不欺
侵犯全是
才謀足以
濟其忠義

實而道于
丁保

期兵適已調發衆議閉門守鑪曰孤城中虛能支幾日乎我應論以朝廷恩威庶自解耳背難之謂孔太守書生迂談耳鑪曰然則束手伺盡乎衆曰卽爾誰當往鑪曰此吾城也吾當獨行衆猶諫沮鑪卽命騎令開門去衆請從以主兵鑪笑却之獨乘一馬以二夫控絙而門啓隨閉賊遽馬問故鑪曰我新太守也當至爾城寨有所欲言爾當導我賊曰測姑導以行遠入林菁行間顧從夫已逸其一旣達賊地一亦遁去賊控馬入山林大路背裸人于樹者彌望見鑪叫呼求救鑪問何人乃庠序士也前期赴郡爲賊趨去不從賊將殺之耳鑪不顧徑入洞賊露刃出迎旁刃夾擁如林至巢穴鑪下馬立其窟中顧賊曰我乃爾父母官可以座來爾等來參見賊取榻置于中鑪坐呼衆前衆不覺相顧而進渠首曰鑪爲誰鑪曰孔太守也賊曰豈聖人兒孫耶鑪曰然賊皆羅拜鑪曰我固知若曹本良民迫于凍餒衆此苟能殺死耳前官不知此動以兵相加故勦絕汝我今奉朝廷命來作汝父母官視汝猶子孫不忍便殺汝若信能從我當宥汝罪可送我歸府我以穀帛資汝爾後無復劫掠事若不從可殺我後有官軍來問罪汝當之矣衆錯愕伏地曰誠如公言公誠能相恤請公終任不復

殺犯。鑄曰：我一語已定，何必多疑？衆遂拜。鑄曰：我飯食可以食，來。衆殺牛馬，烹麥飯以進。鑄飽，啖之。賊皆驚服。日暮，鑄曰：晚矣，我不及入城，可即此宿。賊除治中，盡設床蓐，鑄徐衣。賊雜饗待衛。明日，賊復進食。鑄曰：吾今已矣。爾等能從往取葉帛乎？賊曰：然。控馬送出林間。鑄曰：此秀才，好人。汝既効順，可什之。與吾同返。賊遂解縛，還其中。鑄詣生，奔競去。鑄按轡出，喇數十賊騎相隨。亂甚，及城，鑄命呼城中。城中吏登城見之，驚曰：必太守長死，叛而降，導來陷城矣。爭問故。鑄言：第開門，吾有處分。衆益疑，拒。鑄笑語賊，爾等勿入城，吾當自入。乃出，爲汝賊少，劫城開。鑄入，復閉門。鑄命取轂帛，從城上投與之。賊取謝而去。迄終任，不復出。

十月，吏部右侍郎楊守陳卒，謚文懿。

守陳，鄆縣人，性恬淡，官五品，十有六年，泊然自處，未嘗求進，權幸有重其賢，欲援之者，使所親諭意。守陳謝却之，私謂其人曰：吾猶婆娑也。守節三十年，今已老矣，豈白首而改節耶？嘗被命教內豎，教成多去，爲近侍，與守陳同事者，率因之取寵貴，而守陳獨無所資。籍士論多之，嘗言古入謂國可滅，史不可滅，我太祖定天下，即

大欽

命儒臣撰元史。太宗時內難其後史臣不紀建文君
事遂使建文數年朝廷政事及當時忠干所事者皆
沒不傳。及今採輯尚可補國史之缺。景皇帝已復位
誠而英宗實錄標目猶書成化王附。是宜改正。草
欲上以病不果。

令州縣選民壯。先是天順初令招募民壯鞍馬器械悉從

官給本戶有根與免五石仍免戶丁二丁以資供給如有

事故不許勾丁至是令州縣選取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

精壯之人州縣七八百里者每里僉二名五百里者每里

僉三名三百里者每里四名一百里以上者每里五名春

夏秋每月操一次至冬操三歇三遇警調集官給行糧其

餘照天順元年例

選之精練
之勤其可
用臨于京
消之兵多
天

丘濬曰成周之制兵籍于大司徒征行則屬之六司焉
凡兵有事以適之使從則皆前日之農也上不待選於
兵將不吹墨即吾兵居則聯其家而爲比鄰族黨出則
聯其人以爲伍伍有卒族父死而子繼無挈收之繁而
不歛自糈而自食無廩給之費而食自飽豈非制兵之
得其道與是謂果能行弘治初令州縣選取民兵之
亦庶幾成周遺意第惜乎行而不終今日惟從事
朋合混雜僱募頂役也所以猶未合古未盡善與

十一月築高郵湖堤

庚戌 弘治三年

春封后父張巒爲寧壽伯尋進封侯○會試天下舉人命
大學士徐溥少詹事汪諧爲考試官取錢福等三百人廷
試賜錢福劉存業靳貴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占城國
王古來言往者安南國王不道納臣叛將而助之虐奪臣

國授之以冒。天朝之封臣，投命無地，賴先皇帝大恩，命副都憲屠公不鄙夷我陋邦，踰嶺海，察事機，合衆議，以冊印畀之。臣又告安南，數其不能恤隣，抑其奸萌，道之遜順。安南自是不敢肆其兇狡，而臣獲返國。以有今日，皆

聖天子盛德與屠公之功。臣表謝外，有白金若干錠，黃金器飾若干事，其香番物若干，查附便者以謝屠公，敢昧死上請。上嘉其誠，命滿受之。滿固辭曰：綏遠之仁，繼絕之義，在聖天子。臣何功之有。上不允。滿又懇辭曰：臣不佞，臺憲之長也，而受外國金，其何以率下。聞之四方，雖

天語再臨，臣不敢奉詔。上命貯禮部，備公使之需。○致

仕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劉珣卒贈祭葬謚文和

珣字叔溫齊州人景泰初進士天順初侍講東宮多所發明。後遷侍經筵直言正論。聞者敬悚。在吏部不徇私情。入內閣。與對無忌。末年論李致者左道亂政。卒定爵位。有大臣之節。

治紀實紀賤等詐冒 皇親罪

初 奉 穆 皇 太后嘗自謂廣西賀縣人家姓紀氏而不能辨親族內使郭錦聞而識之。上在東宮時內侍陸愷者本姓李自說為太后親兄。錦心知其偽。發愷密托鎮守兩廣中使顧恒訪其叔李福邊與兄以某道接婿。尋父成知其家無人。乃冒承之。得官田數頃。府縣遂以成。成曰之名其里曰進恩。有李父貴者與其弟祖旺謀于田主鄧璋曰。幸而冒李猶致富。顧我真李姓不可乎。璋因與偽撰宗系圖。上之府縣。且許父成之。後會。上即位。遣太監蔡用往訪求。無所得。里老遂妄舉父貴兄弟以對。用遂與鎮守太監韋春等聞。上取至京。改今姓名。授官。賜第。并金帛。庄田。奴婢甚眾。父成盡之。至京爭辨。上命郭錦偕陸愷審驗。乃兩為解。令父成馳

月非分之
亦必有非
常之禍

驛歸會 上命郭鏞祭紀氏先塋且焚黃監生蔣灝等
扶僮人李友廣許父貴等詐不勝數坐友廣成上命
同禮監內閣府部會審不得其情乃遣司道官孫珪
神往廉之得實獄具詔以父貴祖旺論斬郭鏞黨比
用欺罔姑斥為小火者陸愷致起偽端法尤難宥但
有奉侍 陵寢勞動發茂陵司香韋春老疾免罪降左
少監回京閑住後父
貴祖旺竟減死論成

夏河決原武議遷河南省城不果命戶部左侍郎白昂往
治之先是河決原武支流為三其一決封丘金龍口漫于
祥符長垣下曹濮衝張湫長堤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汜濫
于蘭湯儀封考城歸德以至宿遷瀾漫四出不由故道未
盡役民溺死者眾議者奏遷河南藩省于他所以避其害
左布政使徐恪條陳其不可乃止命昂往治之昂復舉南

京兵部郎中婁性協治，乃築陽武長堤以防張湫。引中牟之決以入淮，浚宿州古汴河以達泗。自小河西抵歸德飲馬池中，經符離橋一帶，皆浚而深廣之。又疏月河十餘以殺其勢，塞決口三十六。由是河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于海。水患稍息。邕又以河南入淮非正道，恐不能容，乃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修古河堤。又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河口各作石堰，相水盈縮，以時啓閉焉。

李東陽曰：河之爲患，自古有之。漢以後，決無常時。治法亦異，蓋有塞有浚，有疏而疏之說勝。國朝凡四決，後爲張秋都憲徐有貞治之，有捷其議者曰：不能塞河而頓開之，使徐出示二費，一費五錢者各一，注而

為之則五竅者先洞使歸而議決此自公之親得于見聞者也金龍之決山東以為憂而河南復慮其塞兩歲之弗定亦久矣自公既從疏議于是倍增汴堤又築其下流諸河故兩省之民咸宜之疏之效亦明矣哉

命有司廣積倉糧每十里以上務積糧一萬五千石三年一次查盤少三分者罰俸半年少五分者罰俸一年少六分以上者九年考滿降用

辛亥 弘治四年

正月刑部尚書何喬新致仕喬新執法不阿有御史鄒魯謀躐陞大理寺丞喬新薦其屬郎中魏紳補之魯遂誣奏喬新受親故餽遺囑托內閣劉吉素銜喬新遂下錦衣衛鞠訊無驗喬新乃乞致仕南歸

真備荒之良法

按漢書紀述是何喬新性重正怒每不平劉吉所行
吉性之及得然魯刻章送從中其其事竟令致仕魯後
請成爲仇家段辱臨其雙只劉吉尋亦罷歸
大盜白晝入其家驚怖而死天討奸還如此

兩廣總兵官安遠侯柳景有罪下獄奪爵總督兩廣右都
御史秦紘亦下獄坐免景在鎮貪暴不法紘具列其狀劾
之逮景下刑部獄抵法追贓鉅萬褫其爵景求援于戚畹
壽寧侯于內降冀減其贓且撻他事誣紘亦被逮坐免既
而景贓銀追及八百兩有旨免其餘欠彭韶上言論之不
聽

五月賜死節雲南臣吳雲與王禕同祀祠額曰二忠
六月南京工部侍郎黃孔昭卒

孔昭字世顯，浙江太平人，原名鳳，著文肅公言：公在文選，每見其喜，則如賢者之得進，見其憂，則如小人之不得退。如是者十有五年，始終不變。三原屢薦為公，竟未及，極用而卒。嘉靖中，贈禮部尚書，謚文毅。子備，亦為文選郎。

八月修憲宗皇帝實錄成

王鏊曰：前代修史，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宮中有起居注，如晉董涓、齊南史，皆以世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史官。故通知典故，親見在廷君臣言動而書之，後世讀之，如親見當時之象。我朝翰林皆史官，立班進退，近端頭亦遠在殿下，成化以來，人君解與臣下接朝事，亦無可紀。凡修史，則取諸司前後奏牘，分為吏戶禮兵刑工為十節。事繁者為二信，分派諸人，以年月編次，雜合成之。副總裁刪削之，內閣大臣總裁潤色，其三品以上，乃得立傳。亦多紀出身官階遷擢而已，附有褒貶，亦未必盡公。後世將何所取信乎？

九月大學士劉吉罷時

上欲封

張皇后弟伯蘇，命吉

撰誥劄言必盡封 周 王二太后家子弟乃可封其
寶欲稽遲以俟貽 上惡其專權使中官至其家勒令致
仕○是月二十四日皇子生即 武宗皇帝

十月擢吏部左侍郎張悅爲南京兵部尚書

悅華亭人篤學力行居官恪慎守法以不欺爲本未嘗以恩怨利害動其心嘗謂人曰古之聖人其過人甚遠凡所獻爲皆至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聖賢亦遠矣每事竭其公忠猶恐不及况復濟之以私乎或言有善讀書不善做官者悅笑曰此正不善讀書耳悅素清約自庶僚至重任四十餘年婚終一節

十一月與獻王徙封于安陸

十二月起秦紘爲南京戶部尚書紘既免王怒極言紘清忠不宜罷遂起用之

真廉

十公知人

公活數多
其後必有
其者

皇明律信錄 卷三十四

十三

絃山東單縣人平生剛毅廉介歷官至大司徒所居
僅蔽風雨妻孥麥飯菜羹不改其舊及卒家無餘貲

掌錦衣衛事都指揮使朱驥卒

驥性度寬厚涉儀書史初襲衛正千戶少保于謙以如
妻之天順初謙為權姦構害驥亦坐累請戍邊成化初
謙寬白驥得還任二年以兵部薦陞指揮僉事督官校
捕逐盜賊有功累遷今職十四年命掌錦衣衛印尋奉
勅兼理機密糾察諸務驥為政不苛時重妖言禁有妖
人真惠者偽為書以惑眾為邏者所發株連數十百人
皆當坐死驥曰首事者獨惠耳餘皆愚民何辜得遣減
戍邊有衛卒偵其鄰人傳示妖書者欲發其事觀賞亟
以告驥斥之曰此妄耳取書焚之滅其迹凡制獄下錦
衣者所司輒以巨挺加之以厲威驥獨否憲宗嘗命
提作旨者或謬其用小杖上怒遣中使詰責驥具以
實對卒不易弘治初遴選軍政兵部列疏獨稱驥老成
得體敦厚
不刻云

楊守陳曰國朝設錦衣衛為親軍職任雄要其掌
御乘輿別漢志車都尉之職也其掌徒隸察舉官邪民

不為新刻
歷難故登
未公身月

應則司執教監之職也其掌徵所京師禦非高或如宗
則執金吾之職也其掌制獄逮禁則又兼廷尉之職也
兼是數職惟受美尚焉任其職者往往法估能特受
顯貴遠或數年近或二三年輒領事以賈高權未與
前車務為長厚恪守厥職司衛事二
十餘年善始令終近時所未有也

封 皇太后兄王源為瑞安伯弟王清為崇善伯王濟為

安仁伯源尋進爵為侯

壬子 弘治五年

二月立安定王族孫陝巴為忠順王守哈密○提督軍務

副都御史鄧廷瓚總兵鎮遠侯顧溥討貴州蠻

廷瓚為淳安知縣問民疾苦專施惠政不求赫赫名終
九載無知者兵部尚書張鵬時以都御史巡撫廣西知
之荐廷瓚知梧州府會母憂去其後貴州程番府在苗
山中夷獠雜聚號為難治乃以廷瓚治之廷瓚悉心規

成克廉

嘉凡城郭衙衛廟宇廨舍以次興建榜諭諸夷使受約
束政令公平莫不咸悅壘田不踰界入市不二價四境
晏然蔚如中州尋擢為副都御史巡撫貴州適黑苗久
叛益肆守臣告急勅廷贖提督軍務討之初撫不從始
命斬首六千獲二千械首惡倖京寇既平奏言都勻清
平舊設二衛所屬九長官司其人世疎驗縱趁惡醜患
致夷人侵地奪貨逞欲無厭已四十餘年軍燬千戍宋
民困于轉輸其害不可勝言今幸黨惡消除非大更張
不能為保境安民之計條上十一事下兵部議行始設
都勻府一、獨山林哈州二、清平縣一流
官與三官兼治

三月冊立 皇子 為 皇太子大赦天下

弘治中第
一書疏

四月大學士丘濬上疏曰 太祖開國洪武建元歲在戊
申我 皇上登極改元之歲適與相符天意殆欲 陛下
紹休 烈祖也迺觀漢唐宋之世自百五六十一年之後

往中微政事日趨于弊風俗日趨于薄紀綱日趨于弛由是馴至于不可振起而底于亡此無他中世繼體之君皆生于世道豐亨之際宮闈逸樂之中不歷險阻不經憂患天示變而不知畏民失所而不知恤人有言而不知信好尚失其正用度無其節信任非其人因仍苟且而無奮發之志顛倒錯亂而其敗亡之歸故也向使其君若臣當斯將微之時灼然預知其中微之象因上天之垂戒汲汲然反躬修省以祈天永命其國祚豈止于此哉今災異迭見尋見天津地震天鳴無虛日異鳥三鳴于禁中其咎微之應甚可畏也宜釐庶政盡復舊規以應天意願 陛下端

據其二情
足以立性
政治況備
此辭美

身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勿流于異端。節經費。勿至
干耗國。公任用。勿失于偏聽。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
絕神仙。慎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庶可以回天
災。消物異。而帝王之治可幾也。因擬為二十二條。以為
朝廷抑遏姦言。杜塞希求。節財用。重名器之助。凡萬餘言。
上覽奏。甚悅。批荅以為切中時弊。命擬行之。

詞林記言丘濬此疏入聖心益加擢用然濬時年已
耄矣其後上日英明頗遠近習而聽信內閣實濬有
以啓之也

詔以太廟配享功臣。追封王。縣俱係輔佐。太祖高皇帝
平定天下。大有勲勞之人。今其子孫。有不沾寸祿。與編民

無異欲量加恩典，俾奉其祀。于是查取開平王曾孫常復、寧河王玄孫鄧炳岐、陽王支孫李濟東、臨王玄孫湯紹宗赴京，兵部奏請俱授南京錦衣衛指揮使，俾各近其墳墓，以便奉祀。○錄誠意伯劉基九世孫瑜為處州衛指揮使，先是景泰中錄基七世孫與顏孟二氏之後，並為翰林五經博士。至是給事中吳士偉復言誠意伯乃功臣，其後不當為博士，乃改是職。

按國初封功臣公侯伯者七十餘人，後惟魏國徐公、黔國沐公、興武定侯三人，子孫得承襲。至今餘皆廢罷。至此乃錄用常開平等五人，之後皆元功。迨嘉靖中以開國元勳子孫宜與國同休，乃詔封常開平之後，玄成為侯，遠侯李岐陽之後，沂為臨淮侯，鄧寧河之後，繼坤為定遠侯，湯東既之後，休賢為靈璧侯，而誠意伯孫瑜亦

仍伯身報功之
典愈隆愈盛矣

八月壽寧侯張懋卒其子鶴齡襲封○令兩淮等鹽運司

鹽引俱于運司招商開中納銀類解戶部太倉以備邊儲

國初鹽課俱于各邊開中上熟本色米豆商人欲求

利于近邊轉運本色以待開中故邊方粟豆無甚貴之

時至是戶部尚書葉淇淮安人鹽商皆其親謀因與淇

言鹽商赴邊納糧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銀價

多而得易辦之利淇然之內閣徐溥淇同年最厚淇遂

奏准商人引鹽悉輸銀戶部送太倉銀庫收貯分送各

邊鹽銀積至一百萬餘兩人以爲利而不知其壞舊法

也商人赴邊開中之法既廢近邊米豆無人買運價遂

騰踴邊儲愈難足矣

十二月廢荆王見濬

癸丑 弘治六年

祖宗之法
不可輕改
如此

正月貴州都勻清平夷叛。詔平蠻將軍出湖湘之師征之。師既集，貴指揮使尤禮等若干人書姓名于一卷，題曰南征紀績，指日而誓。乃進薄其巢穴，燔其寨，俘獲不可勝紀。瘴烟肅清，居民安堵。

二月，兵科吳世忠疏曰：昔太宗皇帝奉天靖難，當時文

臣如方孝孺、周是修、練子寧、郝瑾、魏公冕、齊泰、黃子澄諸人，皆仗節以死。夫太宗之靖難者，武王之心，天下之大權也。孝孺諸人之仗節者，夷齊之志，天下之大慮也。微大權，則天下之民命不立；微大慮，則天下之大義不明。二者不可廢一也。世之說者，徒以諸臣之迹爲疑，而不敢言此。

皆不知祖宗之心帝王之孝者。太宗嘗謂羣臣曰人君
立賢無方。練子寧若在。朕固當用之。仁宗即位之初即
詔齊泰方孝孺等俱是忠臣。其子孫親議抄沒充軍者悉
皆赦回。此二聖之所已行者。且仁宗既罪李時勉而
日後又有文忠之謫。英宗既誅于謙而未幾又有廟祀
之禁。祖宗雄畧率多類此。陛下以祖宗之心爲心
褒美諸臣。九廟聞之。豈獨生色而已耶。事下禮部議格
不行。○會試天下舉人。命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李東陽
少詹事兼侍講。上陸簡爲考試官。取汪俊等三百人。○命
疏濬河南等府州縣渠堰。河南府有伊洛二渠。彰德府有

高平萬全二渠懷慶府有廣濟渠方口堰南陽府有召公等渠汝寧府有桃坡等堰許州有棗祗河渠苟盡人力可蘇民困巡撫徐恪以聞勅參政朱瑄董其事隨宜濟通置閘啓閉凡王府屯官之奸并豪右蠲磨之侵據悉釐正之五府一州田得灌溉旱熯得以有備

三月廷試賜毛澄徐穆羅欽順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刑部尚書彭韶罷先是亢旱求言詔陳時政得失乞減去皇親昌國公墳塋工程及乞速明正委王南苗通高永之罪皆當時所難言者左右及戚畹皆不悅大學士徐溥亦與韶不協韶乃辭疾乞骸骨歸後二年卒贈太子少保謚

惠安

都御史林俊奏議請彰韶文學經緯廉剛貞風正色立
朝先憂為國生今之世無愧古人及而易名宜亦近之
其體吳訥蓋文恪魏驥蓋文靖葉盛蓋文莊實足副休
並美不知定議之時何取惠安之義舍大錄細不錄其
人不足以張
天下之心

十月勅南京內外守備曰我國家並建兩京南京乃太

祖開基重地列聖相承恒必慎擇其人爾等受茲守備

之寄不為不重惟昔成周雖營洛邑而猶宗豐鎬唐人雖

都長安而尤重晉陽我祖宗慎重南京在永樂洪熙付

之監國儲君自宣德正統以來委之內外重臣其憂深慮

遠思慮預防之心蓋與古人同一揆也爾等其思祖宗

慎重根本之意體朕委任責成之心協恭和衷同心戮力
俾朕無南顧之憂則爾等功德茂著朕亦官賞懋加矣欽
哉

十二月旌表五世同居四人六世同居二人八世同居一
人烈婦三人

按李珪密雲人自祖至身同居五世長幼和協室無異
財鄭元合肥人五世同居兄弟讓不來異財朱勇睦
西安東所千戶五世同居徐樂陵川人自祖及孫凡
同居五世各旌其門曰五世同居義門李需靈川縣義
官六世同居室無間言黃鍾慶遠縣人六世同居男女
千指合門雍睦各旌之曰義門王玉秦州人世業醫自
始祖谷至玉凡八世共爨人無間言旌曰義門張氏太
原衛大興寺副魏政妻夫亡哀毀備嘗搗面已而自縊
死潘氏睢州舉人曾文進妻文進會試病死聞訃哭泣
不絕甚至取夫所遺帶自縊于柩側死高氏濟符縣夏

永昌妻夫亡痛哭不絕
自縊死各處曰貞烈

甲寅 弘治七年

春 興王之國安陸州 上皇弟九人興王岐王益王衡
王雍王壽王汝王涇王榮王岐雍二王後國絕○儲璫爲
吏部考功郎中璫留意人才考注賦否無不曲當

夏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協同都御史劉大夏督治張
湫決河先是大夏旣受命循河上下千餘里具察利害乃
集河南山東二省守臣議之大夏曰河性猛悍張湫乃下
河襟喉未可輒治治于上流分導南行復築長堤以禦橫
波且防大名山東之患候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疏上報

整

可。工。方。興。而。張。湫。東。堤。決。合。運。河。水。盡。東。流。山。東。阿。舊。暨。
河。以。入。于。海。決。口。濶。至。九。十。餘。丈。糧。運。愆。期。時。訛。言。沸。騰。
謂。河。不。可。治。宜。復。前。元。海。運。或。謂。陸。輓。雖。勞。無。虞。乃。復。命。
興。等。協。治。之。○。下。山。東。按。察。副。使。楊。茂。仁。獄。謫。長。沙。府。同。
知。時。茂。仁。上。疏。曰。官。多。則。民。擾。治。河。既。委。劉。大。夏。又。差。李。
興。陳。銳。事。權。分。而。財。力。匱。乞。將。興。銳。取。回。專。委。大。夏。且。謂。
水。陰。氣。也。其。應。為。宮。闈。為。夷。狄。宜。戒。飭。后。戚。防。禦。邊。患。疏。
上。興。等。切。齒。之。誣。奏。茂。仁。為。妖。言。逮。繫。下。錦。衣。衛。獄。科。道。
交。章。論。救。乃。謫。府。同。知。茂。仁。揚。守。陳。子。也。○。塞。張。湫。堤。更。
名。安。平。鎮。先。是。劉。大。夏。等。發。丁。夫。數。萬。于。黃。陵。岡。南。浚。買。

魯河一帶分殺水勢又浚孫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由中牟至潁州東入于淮又浚四府營於河由陳留縣至歸德州分為二派一由宿遷縣小河口一由亳州渦河會于淮築長堤起河南胙城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盡徐州長三百六十里始塞張湫堤分土命工五旬而事竣

宋濂治河議曰比歲河決不治以中原之漕平曠夷衍無彭孟河庭以為之運故河常橫潰為患其勢非多為之委以殺其流未所以加勝也自曹治水之後無河患者數百年以大任而下雖為二渠至于大陸蟠為九河入于渤海蓋河流分而其勢自平也今河合汴泗東南以入淮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萬莫與此理也方今破金堤勒曹郭地幾千里悉為巨浸民生塗炭比古為尤甚莫若浚入舊渠河使其水流復于古道然後導人

新濟河。分其半，使之北流，以殺其力。則河之患，庶其有
瘳。元稹曰：開今黃河，以去，多在黃流，舊身，但上下
湮沒，已久。皆因其舊身，而為數支，以達平原，及直隸等
處。一所以殺直，奔安平之勢。一可決，引資，灌漑，如北，將
不惟運河無患，而北方旱澇之災，可常免矣。霍韜議處
黃河疏，謂三代前，古黃河自孟津，至于懷慶，東北入海。
今衛河自衛輝，東北，至于天津，入海，猶黃河也。今國便
宜之策，由河陰，原武之間，擇地形便，導引河水，注于衛
河南，北，分漕水，有所歸，可免潰溢衝決之患。且使黃河
環遶畿甸，亦可壯京師之形勢。舟楫通，利南北。又可增
一運道。胡世寧奏議，謂舊開沁水，至紅荆口，分流一道，
六十里，通衛河。近年始塞，是河因沁，可以通衛也。且黃
河與衛河，亦相去不遠，宜差官踏勘，荆口，及陽武上
下，相度地勢，相應處，所開掘一河，北通衛輝，稍接附近
根船于北，習運以防

會通河一時之塞

按永樂中嘗發丁夫十萬于中，濬下二十里，開濟舊黃
河分導，河漑使由故道，北入于海。蘭芳謂河南之民，竟
于魚蟹，試萬世之利。弘治初，白公昂議，自東平東北，至
與濟鑿小河十餘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入海，亦做

此意後中潞河復淤白尚書議亦中廢然二役去今皆未遠其遺跡尚可尋也至嘉靖十年河益南徙而人奔奔年震驚皇陵徐房而南安東淮北皆被其害以河流無所分而一淮不足以并容全河之委也按一統志黃河古道在大明府開州治南經東昌館陶縣西南五十里至滄州南皮縣景州吳橋縣河間寧津縣界入海○又按金隄自古堰自開封府蔡陽縣東經大名府清豐南樂縣界由東郡下至千乘海口千有餘里歷代築以禦河患通謂之金隄嗚呼循金隄之遺跡積黃河之故道合諸賢之卓見踵承樂之茂功推古驗今灼灼可行者

兵部侍郎張海都督僉事侯謙經畧哈密還京下獄

按哈密在肅州西北一千五百里本古之伊吾廬唐之伊州魏祖回回雜處之國其北天山與瓦剌相界西接火州焉諸河安路永樂初歸其地設哈密衛封元肅王之裔脫脫為忠順王賜金印今為西域之嚙嚙以通諸番之朝亦旋旋死傳其子卜答失皇以及索羅帖木兒無嗣王母理國事成化九年土魯番王鎖慎擄力侵

平無宗煥
可立所以

王母理華
行平土密
并便附之
也

一快

再快

誠取夷之
安策不獨
處哈密一
處宜亦也

哈密王母金印以去其衆逃居肅州及嘉峪城
 兵屢命守臣經畧而王母金印竟不可返十四年
 阿力死子阿黑麻立十八年其肅守臣來問請封王母
 外甥都督罕慎為忠額王罕慎畏吾兒種也二十年遣
 使送入哈密其費鎮巡而下皆以與復哈密受賞弘治
 改元阿黑麻以罕慎非肅王後乃假結等語殺之尋遣
 使入貢求封不許弘治四年王母已故阿黑麻乃以金
 印城池來歸會曲先安定王遣使入貢自稱忠順王者
 蓋好人教之其實非也五年兵部尚書寫文升派為二
 種頭目舉保送立安定王姪陝巴為忠順王甘肅守臣
 急欲成功倉卒遣使送之議者曰夷虜貴種類尚先本
 西戎安定本韃靼別部強合為一又與罕慎異矣土魯
 番必不心服阿黑麻聞之果怒六年復虜陝巴及金印
 以去報至遂阿黑麻先所遣頭目寫亦滿速等四十餘
 人入貢至京師上遂命張海侯謀往經畧之海等至
 甘州遣使齎勅諭阿黑麻順天道歸巴久不報海等上
 疏言遠夷不可加兵來則撫之叛則拒絕之而已遂得
 命修嘉峪關捕通阿黑麻點許回夷二十餘人奏保其
 夷戍廣西海等還上以其無成功下之獄降海山西
 參政謙住俸開住寫亦滿速見等四十餘人皆安置廣

廣間 上命嘉
裕關絕不與通

乙卯 弘治八年

二月少保大學士丘濬卒年七十六贈太傅左柱國謚文

莊

成通

以文津報

濬自 上登極進大學衍義補即蒙眷注以入閣尤
 加倚任有言必聽必行然耄期多病自庚戌以來無歲
 不乞休疏凡十餘上並不允惟免軒轅奉專令內閣辦事
 而已至是竟不起平生著述甚多有瓊臺類稿世史正
 綱家禮儀節朱子學的及大學衍義補諸書行于世濬
 平生好論議上下千古尤熟國家典故政事可否反覆
 與大臣言官爭是非即未必一一中適然不肯媮取
 悅商確往往事時出意見自高奇矯衆論能以濬博濟其
 說人莫能如論泰槍稱其于宋有再造功與房亦不為
 無見范仲淹生事岳飛未必能飯後背經說可駭者也
 其純元正鏡片許衡不當生元又嘗論我朝相業三楊
 偉矣然當其時南交未通鮮能易位勅使旁午類泛西

文章要必
歸之有用

見乎內外

洋皆無一語，惟歸帝侍，遠征麓川，兵連窮結，極于土木之舉，誰實啓之。

廖道南曰：洪武建文間，則有劉伯溫之闕大宋景濂之浩博，王子充之韓正，方孝孺之爾雅，永樂宣德間，則有解大紳之雄放，胡光大之豪縱，楊文貞之精密，正統間，則有李文忠之朴茂，劉文安之該要，然皆麗藻豐腴，未有若丘文莊之明體，遂用嚴古準今，哀然為一代文宗也。自是以後，若程篁墩、李西涯、諸公，蓋聞文莊之風而興起焉者，或乃以劉文泰之誣而病之，嗚呼！豈知文莊者哉？贊曰：瓊海浩瀚，珠崖渺茫，含靈鴻和，誕生文莊，培若人萬夫之傑，牛毛繭絲，日光玉潔，衍義有補世火，有綱潤色，皇猷俾益，典常教髮，未燥，誦習仰止，布帛菽粟可資。

國如

名臣錄曰：丘文莊公穎悟絕人，無書不讀，其為己之學，見于朱子學的，經濟之學，見于大學衍義，補至世史正綱，以明正統大義，家禮儀節，以扶世教，大綱國朝大臣律已之屬，理學之博，著述之富，無出其右者，雙槐歲抄曰：丘公祭其平生，不可及者有三：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其好學一也；詩文滿天下，絕不為近侍作，其介慎二也。

歷官四十載，俸祿所入，惟得指揮張淮一園而已。京師城東私第，始終不易，其廉靖三也。為學以自得為本，以循理為要，常面責陳生事，晨衣綉帛，喪又當歸其門。生謝遷、王整二學士，讀書循理，毋狎飲，庶事至而檢毛，修撰陸廷對策，多出小學史，斷全無自得，以故翰林後進多恨之。陳白沙、王三原皆擅時名，文莊皆與之不合。二公之歸，人皆疑文莊沮之，按公素履，干謚法。

接近口讓丘文莊著述者，惟劉健、謝錫、王瓊耳。劉爾老常戲謂曰：丘仲深有一屋，散錢，只欠索子。文莊應之曰：劉希賢有一屋，索子只欠散錢。健默然其愧。王晉溪指所著衍義補，謂其博而不能約，而併議及真西山衍義，謂其見已差。嗚呼！西山衍義一書，萬世人君之執範，為政之準繩。丘文莊取而補之，論述益精，益詳，規模益闊，益大，真是表裏前書，並傳不朽。近日聖君賢相，往往取其言，次第施行之。天下士君子，傳誦焉，厚學上極贊其明體適用，洞色皇猷，超前軼后，哀然。

一代誠非過情矣。嗚呼！者何多云。

命禮部侍郎兼侍讀學士李東陽詹事兼侍讀學士謝遷

並入內閣忝預機務

東陽湖廣茶陵人曾祖文詳以戊籍隸金吾遂居京李
東陽早負奇氣四歲能作大書 景帝召見他置膝賜
上林珍果六歲八歲復誦召之試講尚書天順壬午年
肅十六舉順天鄉試連登二甲進士第一選庶吉士授
編修累遷
至今官

安南侵占城其國王奏請命官往問其罪 上欲從之大
學士徐溥等奏曰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
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多今若遣官往至其國海島茫
茫徒掉寸舌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
損威已多若問罪興師貽患猶大宜弗聽乃止既而中官
傳旨命內閣撰三清樂章溥等復上言三清乃邪妄之說

曠于祭祀時謂弗欽臣等誦習儒書若邪說偃曲尤所不習且初設文淵閣命學士居之者實欲其謀議政事講論經史培養本源弼正得失非欲其阿諛順旨以取容悅也上嘉納之

按內閣學士之職疏末數語實盡之居此職者宜知所以自盡矣弘治間內閣多賢而孝皇聽言納諫之美尤三代而下不易得十八年之治厥有自哉

命巡撫甘肅副都御史許進總兵右都督劉寧帥師經畧哈密入其城而還

先是張海等既撫處無功何黑麻蓋騎肆聲言領夷兵一萬用雲梯攻肅州城併蹂甘州復領頭目牙蘭率番夷數百據哈密時肅州撫夷指揮楊青以奏事至京者然請夷情兵部尚書馬文升詢以策殺牙蘭之策請從

許公之後
必不違人

平東嶺至哈密道路險峻若調平東濟兵三千為先鋒
以漢兵三千為後援各持數日熟糧兼程襲之取之必
矣文升善乃奏請勅甘肅守臣如素策進借寧至肅州
駐師嘉峪關外候軍東兵久之不至乃與副總兵彭清
督兵冒險進至哈密城牙蘭預知率眾遁去惟餘番夷
八百人登臺自保進諭之使下將十欲盡屠之進不可
乃止僅斬首四十餘級而還然西域自是知畏中國文
升言兵難抵哈密然未獲牙蘭首功亦少進寧及太監
陸闡不遵節制徒取空城無益于事但軍士遠征勞苦
宜厚賞上念邊臣出塞有功加闡歲祿二千石寧陞
左都督加俸百石進左
副都御史清都督僉事

四月張敷華改陝西巡撫時有妖僧據山中為逆朝議且
用兵馬文升曰張都御史能了此不數日敷華授計山中
父老果縛妖僧至○命工部侍郎徐貫復經理蘇松等處
水道

大港舊置
 湖河夫工
 歲一均應
 積沙今當
 事不一修
 來慮使沙
 身流案焚
 片宜老而
 勢亦侵以
 為利蘇湖
 水兵屢務
 實生此病

先是命貫疏白茅港未就緒至是復命治之貫請以主
 事祝華自隨華乘小舟往來究水源相地勢蓋抗嘉常
 鎮為水之上流蘇松水之下流上流不濬無以開其源
 下流不濬無以導其峰于是分派工程疏濬吳江長橋
 一帶交蘆之地導太湖之水散入滬山揚城昆承等湖
 又開吳淞江太湖趙屯等浦洩滬山湖水由吳淞以達
 于海開斜堰七鋪鹽鐵等塘洩楊城見承湖水由七干
 港以達于湖下流疏濬不復壅塞開湖州之濠溼洩西
 湖天目安吉諸山之水自西南入于太湖開常州之百
 渚洩溧陽鎮江練湖之水自西北入于大湖又開各處
 斗門以洩運河之水由江陰以入于大江上流疏濬不
 復壅滯是役也華功居多但白茅港疏濬未得濬廣數
 十年後復壅塞亦以奉
 使者急于奏復故也

八月詔設江西巡撫于南嶺時汀漳多盜而嶺南淵湘奸
 民和之肆標掠為東南大患三司議為宜設巡撫憲臣置
 司要地以節制之而割附近郡縣以隸之則政令一而鄰

境有司協心。盜易平矣。奏。上從之。○以副都御史金澤
總制江廣湖福軍務。撫捕荆襄羣盜。○太子太保吏部尚
書耿裕卒。謚文恪。

裕遵其父九疇之教。世守清修。不營產業。不治
居業。儉約蕭然。無異寒素。表儀縉紳。世濟其美。

十二月。靖虜衛天鼓鳴。河南江西大震。電。先是南京陝西
貴州大震。禮部并以聞。上命南京文武羣臣同加修省。
直言闕失。戶部主事蕪湖胡燿上疏言地震之類。災之小
者也。西北旱熯。父子相食。東南飢疫。骨肉流離。大變也。
陛下深居九重。左右紫蔽。未之知耳。今李廣楊鵬引用劉
良輔等。左道惑亂。聖心齋默。糜費財用。差遣在外。如虎

言之不盡
盡與不言
則

橫行吞噬無厭。其耗天下不可言矣。士大夫昏夜乞哀于
權要貴戚。交相賄托。不以為耻。言官有所舉劾。瞻前顧後。
苟且塞責。陰盛陽微。災異曷由弭乎。乞用臣言。則邪佞斥
而陰慝消矣。疏入。人皆為燼危。既而廣等果以賍敗。

丙辰 弘治九年

春會試天下舉人。命詹事兼侍講學士謝遷、侍讀學士王
鏊為考試官。取陳瀾等三百人。廷試。賜朱希周、王贊、陳瀾
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給事韓祐疏曰：馬政近例。計丁
牧馬。當于各府量其里分。多寡賦役輕重。而配之牧馬。計
丁與糧。請于十年造冊之時。命官閱實。地去。則馬歸得業。

後政者必
修實有所
憑而後行
之也

之家丁消馬歸丁多之戶草場之設本以牧馬請令官
閱實其地驗戶均派肥瘠遠近務在相兼遇有虧欠責令
本戶賠償強豪占種者盡令還官分給牧馬之家兵部議
祐等所言皆可行但場地有肥瘠請以不願種還官牧馬
願種者仍徵其租以助買馬之費從之

五月妖僧張金峯等伏誅

後峯初遊陝西胡邑縣以藥餌符水惑眾縣官逐之乃
往終南山聚徒數十人自稱釋迦佛出世其徒行安行
與等各有名號製布帛為旗祭以嬰孩刻日為二十四
諸天大會誘男婦燒香喚以紅藥令自起拜舞欲歸則
叱虎當野不能去有雷指川者不肯飲藥乘夜逃歸亦
不敢首官時行道負薪炭者多被逼脅不從則見殺或
支解之懸于樹守臣調兵捕之金峯與行與等拒捕死
守臣以聞刑部言行安等五人宜在獄罪應凌遲處死

上命依律處決以柏川知情不首并家屬

科臣龐泮等及道臣劉紳等言事俱下獄既而釋之先是

武岡州知州劉遜以事件氓王王訐奏之逮繫錦衣衛獄

泮等率同列交章論救上震怒併逮繫之有御史張淳

者公差回恥不得與即上疏申救大學士徐溥等亦力諫

言遜情輕譴重言官為國盡忠而槩以為罪後有大利害

大關失誰肯言者上乃釋之○時李廣諸人以燒煉齋

醮被寵大學士徐溥等上疏曰我祖宗自洪武至天順

年間而召儒臣諮議政事今則參差不得一覲天顏且

經筵日講成就君德裨益治道必每歲進講不過數日夫

情窮而披

以列之誠

大起而亦

之言之色

以謂兩行

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于此必繫于彼正士既疎則邪說乘間而入近有以齋醮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必禁也宋徽宗崇道流卒使乘輿播遷社稷傾覆至若唐憲宗藥發致疾其禍尤慘李絳有言憂先于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于事矧焚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妖木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日伏望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規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誣罔之說太平之業可保矣

按自李東陽入閣閣中疏草多出其筆此疏詞切而簡所辭核而意足納瞞不當如是耶

麻峪山有銀鑛守臣以中旨橫索民心震恐巡撫都御史

屠勳上疏極諫乃寢

勳老成歷練遇事籌畫周詳時經累邊備奏分劉州建昌密雲三路屯兵緩急相援于湖河川築舍城設險居守又于黃花鎮置營集戍兵勢聯絡終勳之世虜不敢犯歷官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尋致仕卒贈太保謚康僖

皇明從信錄卷二十五

東莞陳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丁巳

弘治十年

春命內閣及翰林儒臣纂修大明會典。上以累朝典制散見疊出未會于一。乃勅徐溥等修之以本朝官職制度爲綱事物名數儀文等級爲目類以頒降羣書附以歷年事例使官各領其屬而事各歸于職以備一代之制。

三月二十二日經筵罷召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至文華殿。上命司禮監取羣臣奏本付溥等。上曰與先生輩計較溥等相與議定以次陳奏。上覽畢親批本面或更

聖心如大

定二三字。或刪去一二句。批是。發出中有山西巡撫官本及禮部諸本。皆從容顧問。擬議停當。然後批荅。賜茶而退。

李東陽燕對錄曰。自天順來。至今三十餘年間。嘗召內閣。不過三語。是日經筵罷。咨詢群議。廣筭周詳如此。非天質明睿。曷可觀此。

都俞之氣象乎。

召前左都御史王越入見。加大子太保。命總制陝西三邊軍務。經略哈密。越至鎮。以虜別部居賀蘭山後者。數出抄掠。率兵擣之。斬首百餘級。奪還所掠人畜甚衆。○命戶部侍郎劉大夏整理北邊糧草。時北邊倉場告乏。大夏將行。尚書周經謂曰。北邊糧草。半屬京中。貴人之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恐不免。剛以取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

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困之既至有邊
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糧
缺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封圻內外官民客商之家但
願告報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報雖中貴
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公有餘積民有餘財大夏毒以病乞
歸邊人歌思之

稽往時糴買法有來告糧百千石草千萬束方准以致
中貴子弟各相爭爲市乃轉賣邊上軍民糧草陸續運
至自大夏此法立有梗草之家皆自往告報中貴
人家即欲收糴無處得買也三十年來無此良法

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撫治兩廣地方陶魯卒

魯廣西鬱林人景泰初以父成化事蔭廣東新會縣丞
年二十通新會通西從賊流劫雷廉高肇將及新會

十爵八級
皆以實功
中之三處
公方可稱
不虛貴

神人

魯率民築城置堡表聯絡以守賊不能克以功陞知縣
進府同知權按察僉事
後山賊置從化縣平恩平陽江賊置恩平縣平新寧白
水賊置新寧縣復平廣西潯梧荔浦府江田州諸賊擒
斬數萬皆親冒矢石前後身被數十傷復陞按察使進
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並奉勅撫治兩廣池
方截殺賊悉遁去咸稱爲三廣公云
論功蔭魯子錦天爵世襲副千戶
三廣公傳曰魯爲兩廣保障垂四十餘年行兵兵不先
知或先半年調兵食或先數月運軍械多疑兵多屯寨
戍守兵調多寡無常數運糧聚兵惟曰戍守賊預爲之
備或遁兵則不進賊恃強備或遁久不得耕以食或歸
卽數路兵進賊奔不及亦不能戰而殄魯行兵兵機裨
將不先知誰倣而署曰其封其日其時魯及發乃知進
兵卽數路如期至賊亦不及備而待殄故魯征賊賊無
能遁常宴客博俎未嚴賊已報捷生客驚愕魯沒兩
廣賊復熾焚民室虜汗民妻女荒其田不得耕老稚流
離有司不以時聞賊益熾將危及城邑震驚藩省乃議
征司府上撫按撫按復數月乃議奏復數月乃得報征
又數月乃集兵屯集兵賊已遁山谷兵極空巢無試功

乃戮通賊之良民或萬及千以謬功級括其妻女為戶
率幸功亦苟就無戮罰甚則縱狼狽殘郡邑
沿河之居民故通年兩廣兵與賊未聞兵期田里已賊
兵未及賊境良民已荼兵退賞未頒賊已復出焚劫矣
魯之功由今
乃益著云

五月京師風霾各省大鳴地震求直言時有刑部主事鄭

求之何為

岳以直言下獄戶部侍郎許進疏救得赦

八月上御平臺召輔臣議政事

戊午弘治十一年

正月皇太子出閣講學兵部尚書馬文升上言皇大

知本足其之

子國之儲貳天下根本宜擇老成純厚之士以資啓沃不

宜雜以浮浪之流恐或損虧盛德上嘉納之

三月少師大學士徐溥以老疾乞致仕尋卒贈柱國太師謚文穆國史稱溥立朝最久因事納約隨才罷使從容委曲。溫易弘裕屢遇大獄保全善類云。

守溪長語記徐文穆在內閣承劉吉恣威福報私怨之後溥一以安靜誠信中外咸寧。行政不必出于已惟其是用人不必出于已惟其賢。時稱其休休有大臣之度。溥常希范淹置義田以贖宗族。請命于朝。上優詔褒答。復其餘役。以為世勸。其子不肖。奪鄉人田以充之。溥沒未久。爭訟者紛然。

五月陝西提學副使楊一清為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

一清自弘治四年至十一年大作士類士有博記誦者有修文詞者有攻舉業者有志道德者雖所學不一皆進而西成之。每試入府三邊學必歲一小試雖僻壤不遺其流士愈久愈嚴。方試時咸察察守法弗敢左右一顧一交言者及課諸所業又刑以發蒙略無姑息。又命郡邑製諸禮樂之器俾諸生肄習久之。法嚴盛于西土。

又以米子白鹿湖規及程素學問等皆可以誦上之士
又該諸髦士于書院躬授經傳故選方之士或得法
尤明于所入一邑品第十人為優或鄉舉四五人率不
出七人八人之外其所取諸輩英之上恒中式四十或
五十餘人方進之士或許以將來科第及冠世名世必
卒如所言其所進士皆能任運五十餘年用之未盡故
當其時雖宗室不能奪生員之議雖樹校
經神不能抗課試之權為國勸世學之貴

六月京師西直門有熊入城守衛者不知覺兵部尚書馬
文升謂野獸入城非宜奏參守衛者因乞嚴武備以防不
虞兵部郎中何孟春獨謂同列曰熊之為兆既當備盜亦
宜慎火同列莫曉未幾城內在處有火災禮部燬既而禁
中亦火乾清宮燬或問孟春傲于古出何書孟春日予不
曉古書曾記宋人記紹興己酉永嘉災前數日有熊自南

液至城下。州守高世則謂其伴趙允縉曰：熊于寧能火郡中，宜慎火燭。果然燒官民舍十七八。余憶此事而云耳。不意其亦驗也。

九月，清寧宮災。大學士劉從李、東陽謝遷各乞罷，以應災。變不允，遷復舉學士。吳寬、王鏊自代，亦不許。○李廣自殺。十二月，總制三邊少保都御史王越卒，贈太傅，謚襄敏。越濬縣人，慷慨善用兵。凡邊境險易、虜情真偽，將士強弱，盡知之。尤能識拔名將，但多機變，結權援奧。士論少之。

己未

弘治十二年

春，復送前忠順王陝巴入哈密，從兵部尚書馬文升請也。

後是時陝巴雖暫入哈密不數年復失之馬兵書作與復哈密記自敘其功誇矣許襄毅雖人哈密密察城而竟不能守亦何益哉昔光武閉玉門以謝西域不欲勞中國以事外夷豈非萬世有天下之長策乎

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李東陽掌詹事府禮部右侍郎程敏政爲考試官取倫文敘等三百人廷試賜倫文敘豐熙劉龍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逮程敏政及給事中華杲林廷玉下詔獄罷敏政官調杲及廷玉于外敏政尋卒先是敏政與李東陽主會試未揭榜杲劾敏政受賂鬻題詔下杲獄命東陽等重閱試卷旣揭榜同考試官給事中華林廷玉復疏敏政場屋閱卷可疑六事上之遂與敏政并下獄多官廷鞠問黜舉子唐寅徐經等十餘人令敏政

致仕湖廣南京太僕寺與簿廷玉海州判敏政未出京燒
卒敏政徽州休寧人早舉神童大學士李賢妻之以女至
是亦卒所編著有皇明文衡宋遺民錄道一編諸書

江陰日報錄曰程篁墩若蘇脫得勢利二字當為我朝第一
等大人惜其不能可歎

陳建曰程篁墩平生著述論解甚多他書不知何如只
遺一編牽合朱陸顛倒大謬蓋朱子于陸象山早歲從
去短集長略有取焉至晚年益相水火二家年譜文集
具有明徵篁墩欲彌縫陸學乃取二家之論早晚一切
顛倒變亂之遂牽合二家以為早異晚同編誣朱子以
為早年誤疑象山而晚年始悔悟而與象山合自此說
既成後人之志源失委一切據信而不知篁墩之為顛
倒為變亂為誣為証也其誤後學甚矣愚問關焉不勝
憤慨因效法家翻案法著為學部通辨編年考訂以究
極二家早晚同異是非之歸寧得罪篁墩不敢矯誣前
賢証誤天下
後世學者

五月陞浙江右布政雍泰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

初泰在浙江勢豪者悉取私鹽鄉人效尤幾至千軍竄盜橫行泰先收勢家人抵罪于是羣盜悉平 提副都御史巡撫宣府有察將李積不法部下狀其惡泰具草將聞于上積跪堂下乞貸責歸自新泰曰此亦軍法也積下杖之三軍泣粟也而積謂泰下時打而言官廷劾泰以擅廢將官罷退居身曲別墅不涉城郭

六月曲阜孔廟災遣翰林學士李傑祭告○時外戚張氏有河間賜田數百頃欲併其傍近民田千餘頃得之且乞畝加稅銀二分戶部尚書周經上言河間地多沮洳比因久旱貧民卽退灘地耕之遇潦輒沒卽欲加稅將貽無窮之害且王府賜田例畝稅三分而此獨加稅人皆謂朝廷待外戚與宗親異矣又聞憲廟后妃家亦有私田與民

田北一切奪之彼亦無以為業又將請朝廷待張氏與他
國賊異矣疏至三四上後有以雄縣退灘地獻為東宮
莊者上因經奏皆抵之罪一時貴戚近幸有所陳請經
一切裁以法皆歛不得肆

八月命副都御史顧佐按覈遼東所報禦虜三捷佐勘事
還奏稱總兵李景監督任良都御史弘玉令總旗魯麟等
轉督錦州義州備禦官魯勳王璽計誘秦寧夷人入給鹽
米因以醉取之斬首二百六十人又督寧遠鎮夷守備官
崔鑑魯祥鎮靜堡提調官錢英俱用勳計斬首四十四人
下兵部議以景等素無鎮禦之略而以詐取藩籬之夷是

大德損威
小法特功
杜世出此

失向化之心請正其法。上以勳等事無證勳望降各降一級。景良玉降勅切責其陞官事俱置不行。○皇太子講學少間少詹事吳寬率僚屬上疏曰竊惟東宮講學自寒暑風雨朔望之外一歲之中不過數月一日之內不過數刻又多閑歇借曰習讀于內終不若出就外傳親近儒臣講習治道所得為多也。

國朝洪武初建大本堂取古今圖書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諸王分晝夜直才俊之上充件讀時賜筆賦詩商確古今評論文學無虛日。仁宗十潛邸待東宮之臣如家人父子又從學詩學表至有以胎逐湖之喻則本朝之初亦未嘗如今制也。英宗幼冲嘗時大臣無深識遠慮何時所好務為尊君卑臣非。祖宗之法本然今雖未能如古人之制亦宜稍畧君臣之儀。師友之分使念條所待去右從容講讀講讀之暇宴飲。

出入居處皆得周旋其間至暮乃退或有剪桐之戲
事諫止宮僚有不法從三師糾正甚者斥逐之不使邪
人得預其間如此所謂一人元良萬
邦以貞三代所以長久者用此道也

十一月上高王宸濠嗣封寧王

按寧康王親錫庶子曰宸濠其母馮針兒故媼也弘治
八年宸濠封上高王至是親錫卒宸濠嗣王宸濠輕佻
無威儀好弄喜兵嗜利狗色凌宗室實亂無禮養處士
爲盜江湖間及劫郡邑府庫財萬萬計術士李自然李
自芳妄言宸濠骨相天子也宸濠喜時詢中朝事聞謫
言輒喜聞言上明聖朝廷治即怒不應以罪削護衛
庚申 弘治十三年

春命法司刪定條例時法司奏條例繁多上命刑部尚
書白昂會九卿大臣刪定頒行○大學士劉健等上言自
古願治之君必早朝晏罷日省萬機 祖宗視朝在黎明

以前每日奏事二次。通者視朝太遲，散歸或至昏黑，四夷
所貢，吳所觀瞻，庶府文移多致寢閣。矧今各邊啓塞，四方
薦災，尤爲可慮。怠荒是戒，勵精是圖。庶可以回天意，慰人
心也。上嘉納之。○夏，陞邵寶爲江西提學副使，以身爲
教，先行檢而後辭。菽士類勃興。○府部各衙門英國公張
懋等條陳一十八事，內早視朝，勤聽政，汰冗員，節財用，省
差遣，處莊田，清鹽法，修武備，恤官軍，恤邊民，惜供應，斥異
端，尤爲關切，俱允行。○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左都御史
鄧廷瓚卒。

兩廣自成化初，韓襄毅平寇後，開府梧州，率以憲臣有
才望及官高者總督軍務，兼巡撫。廷瓚性不煩瑣，益思

樂靜爲治。屬吏有賢者，輒薦舉，或不職，特去。一二太甚者，奏除。冗吏，思結羣，蠶兵，不輕出。出則成功，若藝林川雲，鑑大柱，諸種作亂，以次討平。其後四會，諸下縣，飢盜竊發，廷贊斬獲首惡李景光、覃傑，及其黨二百餘人。餘悉解散，歸農。廷贊歷官，處事求濟，待人無疑。雅量廓如，莫究其際。至所設施，動中機宜。其中明炳，人亦其能。及卒，贈太子少保，諡襄敏。

上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至平臺。上出諸營提督官辭任本，各擬去留。健等請上裁決。上出英國公張懋本，令擬旨留之。及保國公朱暉、惠安伯張偉，皆然。至成山伯王鏞、寧晉伯劉福，皆准辭退。問曰：「如何？」健等皆對曰：「聖諭極當，皆擬旨訖。」上又問新寧伯譚祐，較之劉福如何。蓋祐時亦有言其短長者。東陽對曰：「譚祐在營管事，似

勝劉福。上意亦以為然，但止可令管神機營提督團營。須另選，可令鎮遠侯顧溥代之。因問溥如何，健等皆應曰：甚好。即令撰手勅，既成。上親書之。健等復奏曰：今邊方多事，幸皇上留意。武臣親賜黜陟，臣等不勝瞻仰。

詞林記曰：唐宋以來，臣僚章奏，凡有所批答，皆臣下代言。中書省及集賢院翰林院學士專之。洪武初，始猶設丞相，政事由以出納。其後革去，分任五府九卿衙門。中外章奏，皆上徹。御覽每斷大事，決大疑，臣下惟面奏取旨，有所可否，則命翰林儒臣折衷古今而後行之。故洪武中批答，皆御前傳旨當筆，即所書天語尚烈也。永樂洪熙三朝，每召內閣造膝密議，人不得與聞。雖侍職之意甚專，然批答出自御筆，未嘗委之他人也。至宣德時，始令內閣楊士奇輩及尚書蹇義、夏原吉，于凡中外奏章，許用小票墨書，貼各疏面，以進。請之條旨，中易紅書批出。御筆親書，及遇大事，猶命大臣面議。議既定，傳旨處分，不待批答。自後始專命內閣條旨，中每依違。

或徑由中出嗣是若正統初年止委大權王振一至于此上下蒙蔽乃及土木之難及天順復辟每事與內閣面議然後批行弘治末年總覽乾綱內閣條旨多廟御書事涉重大至厘宣問幾復國初之舊正德時批答大事與正統相類今之建議者徒知批答依內閣所條而不知有面議傳旨故事或誤以條爲調謂調和之義非也

以梧州府知府張吉爲廣西按察副使備兵府江

吉江西餘干人推誠御下申教令修武備教士習射懸金爲的。中者與之。又以意創鴛鴦鏡。偏架弩。放種世衛。教射青澗。及韓世忠克敵弓之爲者。以府江山川盤結。草木蒙翳。或扼要害。或縱斧斤。以奪其藏伏之所。又以賊恃藥箭。中者必死。厚募解毒藥。多置挨牌。重賞周謀。邀截出入。又以府江東西二賊相爲倚角。而東賊慄悍尤甚。遂併力于東。數月之間。斬獲甚衆。由是西賊聞之。亦皆自戢。府江以寧。後考績入京。有更張其法者。賊復乘時而起。鎮巡以聞。詔促吉還任。吉在府江七年。後以陞遷去任。後來者莫能及之。

秋命徽國公朱熹十一世孫學襲五經博士

冬火節入河套。○是年旌表寧海故民婦陳氏貞烈之墓

按陳名小奴年十五爲王三苟妻二男一女三苟淫竊歸至門雁虎患陳待門恒追虎至山前奮擊之虎逸去陳負三苟歸死鄉里哀而葬之陳婦居都察郭下素道娶之陳給俸服闋至期設祭痛哭以給其二男各外出抱幼女趨姜岩潭上置女潭側投水死有司議奏謂子素畏得罪以賄寢之後二男俱故女早寡知府葉贊馮代相繼爲修墓立祠至是巡按御史莫一貫因知縣陳釗之請跪于朝故有是旌

辛酉

弘治十四年

正月陝西西安延安慶陽潼關等處地震有聲朝城縣地震尤甚聲響如雷震倒官民房屋五千餘間壓死男婦一百七十自朔至望震尚未息縣東安昌八里徧地窳眼湧

水有震開裂縫長二二丈或四五丈者湧出溢流如河牙
是本兵之馬文升上言地乃靜物止而不動動則失其常
也考之古典地震乃臣不承于君夷狄不承于中國之兆
歷代固有地震未有震于正月朔日者亦未有震裂湧水
如河者此乃非常之異古今所未多見者也陝西四隣番
虜而延慶二府又與河套密邇朔日地震未已而朔虜十
五日擁衆入寇夷狄侵凌中國之兆亦已明矣臣聞此大
異驚愕莫知所措即今小王子部落日衆精兵數萬其酋
首火篩者梟雄桀黠往往以詐計敗我官軍觀其所行其
志非小今海內民困財竭兵衰將懦文恬武嬉法令不振

此正安內攘外之時。修德弭災之日也。伏望陛下。親臨
 變異。修省。尅責。行仁政。以安養斯民。重臺諫。以廣開言路。
 府庫之金。帛。重為樽節。以備緊急之用。無益之齎。醮。暫免。
 修設。以省浪費之繁。念錢糧之空虛。止傳奉無例之官。憫
 畿民之艱窘。禁奏討有礙之地。今虜在河套。正在用兵之
 際。乞將陝西織造絨褐。使臣早取回京。以蘇一方軍民之
 困。宗社生靈。不勝幸甚。奉聖旨。覽奏。具見忠愛。都准行。○
 命保國公朱暉。佩征虜將軍印。總諸路兵。赴榆林禦虜。右
 都御史史琳。提督軍務。暉等至邊。覘虜所在。潛師河套。擒
 其巢穴。會夜大霧。虜聞。駭驚遁。戮其虛帳。斬老弱百餘級。

此所請也。故收錄於此。

看他疏
次第

高賢

聖人不言
狀解

正

而還○擢大理寺丞陳壽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時火
節使犯劇甚邊堡失事鎮城盡閉壽兼程赴任先卸陣亡
官軍隨易諸路將領與虜戰三勝虜遂渡河北遁地方危
而復振開邊耕耘架梁採牧不數月省費二十七萬時同
事者諷壽注子弟姓名戰籍中當有功賞壽曰吾子弟皆
不諳弓馬竟不許○保定府獻白鴉詔斥遣之

三月南京大理寺評事夏錕上言民困數事言養馬困于
責駒煎鹽困于賠課近王府困于侵奪近戚里困于恣睢
當孔道支應為困有土產貢獻為困下所司知之

四月陞鴻臚卿王璟為僉都御史清理兩淮鹽法先是命

異典

大同中鹽餉商人無應之者。蓋以近者王府遂食鹽之請。織造開賣鹽之端。此等似假欽賜名色。附帶私鹽橫行江湖。致使官鹽阻滯。商人不應。故差重臣整理之。

五月命工部郎中陳督建關里孔子廟。

六月起致仕僉事章懋爲南京國子祭酒。時遭父喪。詔司業署事。員缺不補。聽懋終制。赴官。

七月廣東提學僉事宋端儀卒。

儀雅志理學。嘗編考亭淵源初稿。未就而卒。

虜酋火節復擁衆寇大同。威遠京師戒嚴。上灑宸翰賜馬文升以尚膳品餌。召入便殿議戰守之策。命保國公朱

驛等整棚官軍以待且令各邊謹斥堠修戰具既而虜引去○遞減王府房價及開礦造墳價銀

按天順以前各王府郡王將軍而下宮室墳塋皆官爲營造成化中始定爲則例給價自行營造湖廣楚遠岷荆吉襄等府房價郡王一十兩鎮國將軍七兩輔國將軍六百六十兩奉國將軍六百二十兩中尉并郡王五百兩縣王四百六十兩縣君三百六十兩鄉君三百四十兩至各省王府房價又頗有不同其造墳夫價物料則例郡王三百五十兩鎮國將軍二百四十五兩輔國將軍二百二十五兩奉國將軍一百四十七兩中尉一百二十三兩郡王二百二十兩縣王二百一十五兩郡君一百九十六兩縣君一百八十五兩此外又有開礦銀寘器銀及齋糧麻布俱各有差弘治初以宗室日繁支費益廣官銀不敷遂命皆減半支給至是復奏准予減半數內每一百兩仍減二十兩齋糧麻布通革免其郡王以上祿米俱米鈔中半兼支郡王而下祿米則俱本色四分

折鈔六分矣

陳建曰考大明會典弘治以前王府房費等價已屢經
變減祿米中半折支迨至嘉靖初距此將二三十年間
而天潢益繁財賦益少不給饑諸臣奏議可憐矣大學
士桂萼進與地圖謂河南歲賦二百餘萬而宗室歲祿
且至百萬矣戶部題稱晉府一府今增郡王將軍中尉
儀賓共二千八百五十餘位歲支祿八十七萬有奇舉
晉府而他王府可知矣山西都御史王德明奏王府積
欠祿糧至一百四十七萬八千餘石舉一省而天下又
可知矣給事中秦鰲奏各省災傷蠲免數多郡王祿米
有經年不得開支者山百因祿米不足至科索商人引
銀河南因祿米不足借川仁壽宮木料矣詹事霍韜
疏謂宗支日廣郡王以上猶受享多祿將軍中尉而下
祿糧不給失所有不忍言有晨昏進膳惟一餅腹不充
飢者矣有假息蓬蒿無室屋以棲者矣有不幸沒無棺
者矣有女年四十不得適人者矣嗚呼以天下之大四
海之富而宗親失所至于如此而尚忍言之凡臣民之
家稍充裕者猶不欲使其子孫失所置義田或祭田以
贖之為天下者猶不欲使窮民失所置養濟院以收卹
之奈何忍使天潢而致斯極祿糧不給有司坐受其戾
或升堂而號或擗街而罵或投磚擲瓦歐傷吏卒無如

之何仕于其土者，僚僚卒歲，不獨俱受辱，且懼變生不測。自古患民窮盜起，而况天潢乎？易窮則變，變則通，使高皇帝復生，觀此亦必不株守。祖訓而思所以處之，變而通之，以盡制矣。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程子曰：聖王必為可久，可繼之治，誦斯三言，所以處之之道，思過半矣。今欲處之，無他，要不過損，過以就中，損有餘以補不足，損之益之，與時宜之而已。要必天下親王皆從，國初遼韓伊岷肅諸王之制，祿米皆二千石，不使有厚薄之差焉。大明會典，遼韓伊三王皆歲祿二千石，岷王一千五百石，肅王惟一千石，郡王而下，中半折支之內，仍令中半折支，以從在京文職三分支米七分支鈔之例焉。儀賓祿米本色四分之內，仍令折半，以從在外文職二分本色八分折鈔之例焉。其親王祖免以下，則從皇庶人之例，皆月支三石焉。又必如凌瀚所謂不遠削于見在，而惟定制于加來，必如豐林王所奏宜定子女之數，以杜宗室之詐冒，必如祖訓所著宜制出仕之令，以盡宗室之不能。夫然後可庶幾維持于數世，不然勢窮弊極，厝火積薪，數十年後愈不可為矣。

又按今朝廷明知此弊已極而不亟變通者憚宗藩之怨重祖訓之遠也。愚于此有一說足以服宗藩之心使樂從而無怨誹焉。我祖宗朝以來凡有事于親藩者必手書與諸王同議示公也。今此事重大宜以手書諭告諸王通將廷臣論及祿米章疏如唐事霍韜給事中秦熬所言之類錄示諸王使皆知其勢窮敝極不得不變而通之之意仍令戶部備查各省錢糧出入之數如山西則備開木省每歲所入秋夏稅糧幾何鹽課商稅幾何每歲所需上供幾何輸邊幾何官軍俸糧幾何官吏師生俸廩幾何連十歲之內災傷蠲免分數大約幾何或征討盜賊費用幾何然後開具因初分封親藩幾何所需祿米幾何今日晉代藩三府增封郡王將軍中尉儀賓共幾何祿糧增加共幾何房喪等項支給歲約共幾何使宗藩一展卷間皆瞭然知賦入之有限費出之不敷再數十百年後宗室生生不窮何以支給令其一一計議共圖善後之策如此庶有以平其心其怨惟吾之所欲為不敢議朝廷之薄親藩而違祖訓矣。善國者試思之。

掌國子監禮部右侍郎謝鐸上言宜塞捷徑以澄國帑之

源夫人。才選之科。貢。猶恐未精。奈何近年以來。大開。有徑。如納馬。納粟之例。卽他日。貪利害民之媒。鬻爵賣官。前史所鄙。此等風聲。豈盛世所宜有哉。今邊事方殷。謀國之徒。必有以此策獻者。萬一再行。則藝倫之堂。竟爲錢虜交易之地。豈不大可耻哉。願深鑒前弊。雖國用不足。亦當別爲節縮區處。此策斷不可行。然捷徑之當塞者。寧止是哉。又言宜省冗員。以從京府之制。切見順天。應天。二府附郭。如宛平。大興。上元。江寧。四縣。皆不設學校。惟摠設一府學。而稍增其廩員。實爲得宜。今天下附郭縣分。多寡俱各有學。實爲冗濫。請從京府之制。庶幾冗員稍革。然天下冗員之

可減者又寧止是哉

按我朝學校設官之衆遠過前代殷周邈矣漢至武帝始興太學置博士員而郡縣學未聞也唐制郡縣始有學而學官猶未設也宋有天下歷數世至仁宗始詔州縣立學至神宗始置諸路學官教授共五十三員馬端臨謂重師儒之官不輕授濫設故也余下州及縣學惟養領于有司而已我朝天下府州縣及邊衛皆建學設官教授學正各二百餘員教諭千餘員訓導三千餘員視宋殆皆百倍允濫甚矣丘文莊公曰禮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祖宗朝最重教官之選往往取之善儒宿學其後科目興乃取之乙榜舉人其有優異者不次擢居顯要故居是官者莫不謹身飭行嚴規立教善人多而風俗美朝廷得人之用當由師道之立也近世師儒之職日輕公卿藩臬略不加之禮而乙科舉人多不脩就者乃取歲貢之士為之徒取充位而已所謂教法者蕩然矣竊謂自今宜如宋人慎重其選不必備員超擢一如因初以興起素陳廢國與丘文莊之議今日皆鑿鑿可行

裁減光祿寺添設供辦光祿寺之設供奉內府御膳備辦使臣外夷宴享而已近成化弘治以來添有坐家長隨七八十員又有傳添湯飯內臣一百五十餘員天下常貢以不足用乃責京師舖戶買辦宮中不給負累市井賒借至是都御史劉大夏因應天鳳陽淮揚蘇松等處民饑盜起因以前事執奏曰光祿日辦卓而不勝查筭日殺牲口無慮數百既以損民之財尤虧愛物之仁疏入上爲之惻然卽下令裁減官民乃甦後光祿卿艾璞曰劉東山此奏後歲省光祿銀錢八十餘萬古稱仁人之言其利溥此之謂與

九月南禮部郎中丁璣為廣東學副端廉直節動師古人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倪岳卒諡文毅

岳父諫太宗伯諡文葆諫祀止岳詩于神岳母夢緋袍
神人入室竊而吐謂名岳及長驗貌豐碩日光炯然為
翰林進講勤切洪暢人方之范祖禹
在吏部冀恬抑躁人不敢干以私

十一月以張敷華為南京右都御史崇大體慎廉隅介然
不輕言笑足以表正臺端

壬戌 弘治十五年

正月都御史林俊平江西新昌盜遂改巡撫庶務一新

廷試賜康海孫清李廷相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陞開城縣為固原州開設總制府總陝西三邊軍務

上欲于附近地方團操人馬，以爲京師左右掖。以問劉大夏。對曰：京西保定府地方獨設都司，統五衛，仰思祖宗恐亦是此意。未幾，一御史陳言，擬定兩班，以萬人回衛，屢操奏入。

上可之。遂勅都指揮戴議往任其事。乃有帖飛語于宮門，以譖大夏。上曰：宮門豈外人可到？必此曹忿不得私役此軍者所爲耳。詔修清寧宮，令兵部撥用軍夫萬餘人。劉大夏以工少人多，奏請減去十分之五。上命內閣傳旨切責之。劉健曰：愛惜軍夫，司馬職也。大夏每以老辭位，溫旨勉留，尚請之未已。若切責，肯下，彼將以不職固。

力也
利元輔之
力也

辭更于何處討這等人來替他司禮監以其言入告上
欣然納之所用軍夫即如大夏所裁之數○致仕尚書張
悅卒

命御史王哲巡按江西

時哲所至恤民德作士風表先賢祠墓葺鎮守備劾
傷縉紳至匪盜賊不以謂人莫敢罪會首劫其不法數
事上切責鎮守且以治盜事付哲嚴限有司速擒盜
魁焉勅獎諭時天旱豫不入土乃親錄繫囚出其所
當原者數百人其日需是數有秋又善歸疑獄民有女
奴自逃其譽指為盜殺訟于官既成哲後訊見其有
寒色使人密訪女奴所在得之民得不坐又有大家被
盜因証其所怨者賅鎮守欲置于法哲察其証出之鎮
守怨衆亦以為疑久之真盜得始皆愧服民為之誦曰
江西有一哲六月飛霜雪天下有十哲太平無休歇

十二月前刑部尚書致仕何喬新卒

喬新剛介寡與不營私不阿權貴不以愛憎為賞罰守其誓終身不渝自少好學手不釋卷平生氣節友彭鳳儀文學友丘仲深以為知己所著有周禮註解宋元史臆見椒丘文乘所編有文苑群玉續百將傳勳賢琬琰集等書後有司請證謂其仕也有功有烈其處也有德有言信道之篤既無愧于詩瑣著述之多實可配手丘游故特贈太子少傅證文獻

大明會典成凡一百八十卷

按嘉靖中詹事霍瓘等受命重修大明會典疏謂內臣監苟官員伏讀皇明祖訓置職甚詳惟弘治年間儒臣失考不及纂述致我皇明聖制所以殿內外之制慎官圖之防建昭代之規立萬世之極者人不得而知之伏望勅下司禮監備查洪武年間各監局職掌何如員數何如及列聖以前欽差事例何如今日員數何如送館稽纂繕列禮典亦聖朝以禮制治之意也建按會典不列載內臣職掌誠一失缺與當時纂修諸臣非不知

戴此。蓋遊以貴之。緣而今欲其也。若如霍文。故所誠修。入則一展卷。而知孰爲祖宗成法。當守。孰爲後。弊政。當革。昭然。灼然矣。

上召劉大夏。戴珊問曰。邇聞軍民多不獲所。焉得天下太平。大夏對曰。求治亦難。太急。惟行所當行。久之。天下自治。上曰。閣臣如劉健。亦可計事。顧其所與之人。太雜耳。渠嘗獨薦一人。甚不愜朕意。明日。大夏詢之。內使陳寬。寬曰。劉學士曾薦副都御史劉宇。可。大川。上。不。答。再。言。之。上。亦。不。答。○。甘。肅。副。總。兵。魯。麟。自。先。世。歸。附。居。莊。浪。之。西。其。大。同。部。落。甚。衆。麟。結。納。嬖。近。求。爲。掛。印。總。兵。不。得。遂。棄。官。歸。大。同。不。臣。之。風。漸。開。于。京。師。上。召。劉。大。夏。問。曰。何。以。

賊良藥
自不能
死亦何

處之對曰亦聽其歸耳。上曰恐彼恃其部落為亂奈何。對曰聞麟貪酷失下心去其兵權無能為矣。麟家積黃金數十萬使使至大夏願竭貲取掛印。大夏語其使曰麟苟篤忠貞且為國家名將何挂印之足言。今歸未旬月遽求起用不可。麟竟怏怏病歿。

是歲天下十三布政司兩直隸府州造報田土戶口稅糧黃冊實在官民田土總計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頃有奇。人口總計九百一十一萬有奇。人口總計五千三百三十八萬有奇。實徵夏稅秋糧總計二千六百六十九萬有奇。

按嘉靖中憲事正統等上黃冊疏謂洪武十四年天下田土計八百四十一萬頃有奇。洪武十五年有額止四

百一十二萬頃有奇。減已強半。不知何故至此也。天下
戶口。洪武中戶一千六百五萬有奇。口六千五百十四萬
有奇。時而脫戰。戶口凋殘。其宜也。弘治承平日久。
戶口蕃息。夫乃戶僅九百一十一萬。口僅五千三百
三十八萬。國初戶口宜少而多。承平日久。戶口宜多而少。何
也。得非冊籍欺隱。弊無從極乎。可數百年。減少。又不知
何如也。今天下文賦完。增武。徵稅。國初增數十百倍。乞
勅下各部備查。洪武至弘治。累朝田額。戶口大數。宗藩
職官。累朝增加大數。送館稽察。俾司國計者。思田額日
減。費用日增。亟思所以處之也。文敏此疏。蓋有見乎人
臣事君。當隨事盡力。即遠且小。亦須為
百年之計。故勤倦言之。而不置焉。還哉。

癸亥

弘治十六年

二月命翰林儒臣修歷代通鑑纂要。○命南京刑部右侍郎樊瑩兼僉都御史。巡視雲南貴州二省。

瑩時年幾七十矣。單車屏從。躬訪利病。雖險阻瘴癘。人跡不到之處。一一履行。奏劾。守及巡撫官罪狀。黜不

神人

大臣

職文武吏數十員修城池馬兵馬賑貧窮撫流散成惠
 大行有奉人牛不還者聞瑩至走謝之瑩還其狀曰汝
 第歸彼今歸汝牛矣已而果然且請瑩服罪瑩慰而遣
 之他土官聚兵警殺且攻城有司不能制以白瑩瑩曰
 吾在賊敢爾耶不夫當直傳其巢穴舉其族
 獲之聲聞即欲兵退其為蠻夷畏服如此

五月兵部尚書劉大夏乞致仕不許時四方奏災異甚衆

京師四五月無雨大夏引咎求退且言兵政弊端上不

允令開具弊端大夏陳十事一曰京任官軍苦于出錢供

用二曰在營官軍困于私役做工三曰江南軍士因漕運

破家四曰江北軍士因京操失業五曰竭生民之力運糧

而濫食者衆六曰整生民之力買馬而私用者不顧法禁

七日各處鎮守宜擇清廉八曰各處鎮守備諸臣占軍數

多。九日陞賞被于勢要。十日禁衛苞苴公行。上覽奏嘉納。悉准行之。上一日召劉大夏便殿論曰。事有可否。每欲召卿商議。又以非卿分內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寫揭帖密進來。大夏對曰。不敢。上曰。何也。大夏曰。先朝李孜省可爲監戒。上曰。卿與我論國事。豈孜省徇私害物者比乎。大夏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顯行。是亦前代斜封墨勅之弊也。陛下所行。遠法帝王。近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之府部。內咨之內閣。可也。如用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順。上稱善。久之。刑部尚書閔珪。獄重。獄忤旨。批答久不下。一日劉大

平古之
公坐而
道也

夏入對便殿。上因語及之。大夏曰。人臣執法。不過効忠
朝廷耳。自古聖帝明王。徃徃屈意從之。閔珪所爲無足異
者。上頷之。明日。旨下。一如珪擬。上每召劉。大夏入內
庭奏事。大夏至。跪御榻前。上轉首左右。顧近內侍。臣卽
退避數丈地。俟奏事畢。復來侍駕。一日。大夏對久事畢。欲
起不能。上曰。司禮監來。朕與劉尚書論事。話長。彼老不
能興。爾李榮與某扶掖。出左順門外。榮且扶。且謂大夏曰。
吾輩行事。不好處多。老先生于。上前。幸隱惡揚善。大夏
曰。聖上天性聰明。某于政事外。未嘗敢輕易毀譽他人
也。某今日求退。上曰。李榮亦在朕前說卿是好官。如某

定評

者與老太監踪跡踈遠。不知何以如此。榮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榮敢蔽賢也。

名臣錄記劉忠宣公，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大政大疑，而與參決，雖左右貴近，元勳輔相，有不與問，公亦不以告人。

貴州女苗米魯作亂，命南京戶部尚書王軾兼左副都御史督兵討平之。米魯，晉安土知州妻也。知州歿，魯主州事，殺其庶子，欲自襲夫職。鎮巡官不許，且欲正其罪。魯遂反，囚鎮守內臣，戕殺文武藩臬官，勢甚熾。事聞，命軾統湖廣四川廣西雲南及貴州諸路漢土官軍，共十餘萬討平之。斬首五千餘級，加軾太子少保。○詔武當設像修醮，劉德

等上疏竊聞茲山宮觀像設已極壯麗復有此舉實爲無益矧災異迭出生民困苦苗賊肆亂軍旅方興轉餉繕兵猶恐不給宜斥邪妄以遏無良遂罷。

十月詔建壽塔于朝陽門外又令撰真人誥命時學士劉健等上疏極諫俱報罷。

恭觀我 孝皇十八載之間聽言納諫之美昭耀簡冊成湯之從諫弗拂改過不吝我 孝皇何讓焉。

先是內官監太監龍綬請支鹽價以給織造戶部覆奏鹽課爲邊儲救荒而設 祖宗時未嘗輕用從之。

十一月南國子祭酒章懋服闋到任後謹矩度嚴操行厲廉耻諸生翕然向風。

甲子 弘治十七年

春監察御史茂烈以母老陳情乞終養許之其疏曰臣方
十三歲父善祥不幸早喪母張氏無任劬勞臣又隻身別
無次丁孤苦成立臣前任吉安府推官母年雖高猶能就
祿繼蒙 聖恩行取來京母年愈老疾病連綿不禁跋躄
重違故鄉臨別叮嚀語甚悲切臣待罪于茲二年矣願以
菲才無補風紀又蒙 聖恩錄臣前任微勞賜之勅命舉
家幽明感被 天寵揣分奚堪固宜捐軀圖報于萬一也
奈何慈闈衰邁夕照如飛母今年七十有七矣君恩猶可
以再酌母年不可以多得也况臣又無男嗣又無兄弟一

一字一點
五可與勝
情未盡傳

母一子各天一涯。千思萬思無時不思。疾病獨自呻吟。藥餌孰與調節。臣既思母。則報主之心亂。母復思臣。則保身之心微。臣心可憫。母心猶可慮也。伏望皇上憐母子孤苦。乞勅該部照例放臣終養。使得以慰倚門之望。少伸寸草之忱。雖祇奉龍顏。仰瞻天日。愈思思淚。益勵初心。尚期涓埃之報。于將來。再効犬馬之勞。于未死。豈敢釋然而長往者。臣心實懇切。謹具奏聞。上憫其情。特許之。

按茂烈世為福建興寧人。少喪父。茂烈繼其役。厲志進學。不與羣兒伍。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捧其屣。引之。遂之。子細察。然其志不少。年十八。慨然嘆曰。善學。聖人學。莫如。顏魯公。是也。曾之。日省。貴非學之法。與。茂烈。合。上。茂烈。以。自。進。為。古。安。席。茂烈。知。復。以。數。

自孝貞
於不期

乘獲教為御史袍服領外借騎一牡馬身苦無官而自
禁風紀之重彈劾不避權貴乞歸終養身自不仕答頌
給薪妻子服食粗糲人所不堪而泰然自足日坐斗室
究極經書與古體驗身心隨得隨錄嘗曰儒有命上工
夫詩文特
上道耳

二月 太皇太后周氏崩上尊謚曰孝肅睿皇后尊詔罷
尊謚仍稱 太皇太后立廟別祭初成化戊子 孝莊錢
太后崩大學士彭時等議合葬裕陵時已有周太后他日
祔葬祔廟之說矣至是 太后崩隨上尊謚曰孝肅貞順
康懿光烈輔天承聖睿皇后同孝莊之制矣既而大學士
劉健等覺其誤乃上疏言成化初事有難處臣子始為委
曲將順之意今當再議于是召禮部會多官詳議以聞

上一日、御西角門、召劉健等出示。裕陵園一紙及孝
莊太后玄堂與英廟皇堂相去數丈、中隔不通、因曰此
大非禮、當釐正。健等奏曰、此事臣等初不知、今欲爲釐正
仰見皇上聖孝盛德、超出前古、臣等不勝忻慕。上曰、
先生輩如何得知此不識道理之人所爲。

上云、昨見成化間彭時姚夔輩奏章、先朝大臣都忠厚爲
國如此、因論祔廟之禮。健等奏曰、先年奏議已定、孝莊
太后居左、今太行太皇太后居右、合祔裕陵、配享太廟。
且引唐宋故事爲證。臣等以此不敢輕議、其實漢以前惟
一帝一后、唐始有二后、宋亦有三后並祔者。上曰、二后

此本端通
松陰三

已非若三后尤爲非禮。謝遜奏曰：彼三后一乃繼立，一則所生母也。上曰：事須師古。末世鄙褻之事，不足學。李東陽對曰：皇上當以堯舜爲法。上曰：然宗廟事關緊細，常極重，豈可以毫髮僭差。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恩德深厚。朕何敢忘，但一人之私情耳。錢太后乃皇祖册立正后，我朝祖宗以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乃從朕壞起。恐後來祿亂無紀極耳。且孝穆太后朕生身母，止尊稱爲皇太后，別祀于奉慈殿。今仁壽宮前殿儘寬，意欲奉太皇太后于此。他日奉孝穆太后于後殿，歲時祭享，一如太廟，不敢少缺。東陽奏曰：皇上言及孝穆太

后尤見太公至正之心，可以服天下矣。上曰：此事却難處。行之則禮有未安，不行則違。先帝之意，又違群臣會議。會議猶可，奈先帝何。朕嘗思之夜，不能寐。先帝固重而祖宗之制爲尤重耳。先生輩是朕心腹大臣，好爲處置。健等奏曰：容臣等計議。上聞時，掌詹事府禮部尚書吳寬與會議，衆推執筆上言：魯頌姜嫄闕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于禮爲別廟之證。自漢唐來亦然。至宋乃有並祔者，其禮已謬。然皆諸帝繼室生而爲配者，非後子孫追尊之比。惟宋李宸妃之沒，仁宗傷痛出于至情，乃用追尊而祔祭。此豈後世所當法哉。衆皆從之。會議跪上。上復召

內閣臣問曰此議如何劉健等奏曰正是古禮上曰仍稱太皇太后可否皆對曰既是別廟須如此尊稱爲當上仰袖出奉殿閣指示其東一區曰朕欲于此建廟遷孝穆太后併祭于此如何健等對曰甚當上曰位序如何健對曰太皇太后當中一室孝穆太后或左或右一室上曰湏在左後來有如此者却居右議既定上御批會議疏云祀享重事禮當詳慎卿等稽考古典及祖宗廟制已明白都准議建廟奉享仍稱太皇太后以伸朕尊親之意後世子孫遵守崇奉永爲定制于是中外翕然稱得禮云

恭親 考宗此舉抑至情遵禮制反後詳慎務求至當
以昭一代之發典而隨唐宋諸君于不居所謂惟聖盡
倫惟王盡制惟父子爲能享親推天子
建中和之極嗚呼 孝皇吾無間然矣

南國子祭酒章懋請開貢下所司議行

疏以常貢外令提學憲臣二人人才素多去處行選貢之
法不分縣應增廣生員通行精加考選務求行著鄉閭
學通經術年富力強累試優等者乃以充貢計通天下
之廣約取五七百人照依地方分送兩監今年首行一
次以後或三年或五年量在監人才多少開一行之如
此則成材有望附選及時豈惟差忒恒充國將官使充
稱

閏四月曲阜重建孔廟落成遣大學士李東陽祭告及還
東陽以所經過天災民瘼上奏詔議行之

七月 上召劉從李東陽謝遷至煖閣 上出大司鎮巡

官章奏言虜賊勢重近又擄殺墩軍延緩遊騎兵累調未
至乞增兵馬甚急上曰墩軍皆吾赤子乃敢殺傷朕當
做主可選京軍三萬整理齊備定委領軍名目卽日起行
健等奏曰皇上垂念赤子一言誠社稷之福京師亦須
整點但未宜輕動遷繼奏曰邊事固急京師尤重居重馭
輕亦須內顧家當上意未釋猶欲出軍東陽奏曰近日
北虜與朵顏通潮河川古北口甚爲可慮今聞賊在大同
稍遠欲往東行正不知何處侵犯若彼聲西擊東而我軍
出大同未免顧彼失此須少待其定徐議所向耳健因備
言大同險遠本鎮尚可支持潮河川去京師不過一日最

詩必極快

爲切近誠宜先慮。上曰今亦未便出軍。但須預備停當。待報乃行。免致臨期失措。復召兵部尚書劉大夏而論出師之意。大夏亦力言京軍未可輕出。上曰我太宗朝頻年出兵。遂虜數百里。未嘗不利。大夏曰太宗之時。何時也。有糧有草。有馬有兵。又有好將官。所以得利。今糧草缺乏。軍馬疲弊。將官鮮得其人。軍士玩于法令。非惟不能殺賊。抑且因而害人。徒費財物。有損無益。上納之。師乃不出。已而虜爲沿邊諸將所拒。亦引去。

按嘉靖中北虜累出古北口潮河川徑抵京師
北關天通薊等州大掠而去累有諸臣所慮

右都御史戴珊乞致仕。不允。珊累以疾求退。不得。一日私

不察不設

悉于劉大夏曰。珊老病子幼。萬一客死異鄉。地下不瞑目也。公同年好友也。受知于上。獨不為我一言乎。一日。上召大夏議事。罪因問戴珊。近來何如。大夏言珊有病。累疏乞休。出于實情。伏望皇上憐而允之。上曰。彼教卿來奏乎。大夏曰。珊在告。臣往視之。彼恐微誠不能動天。令臣見陛下日為彼申達下情。上曰。卿去說與戴某。朕以天下事推誠付托。猶家人父子也。太平未兆。何忍捨朕而先歸乎。大夏以。上語告珊。珊泣下曰。吾不得還家矣。

恭觀 孝皇待臣下。推赤心置人腹。其至誠惻怛之意。家人父子之情。藹然溢于言表。宜乎諸臣之感泣。矢誠以報。而不敢復言家也。

詹事府事禮部尚書吳寬卒。

按寬字原博長洲人爲諸生時有文行卽負重望歲貢入太學舉鄉試第三會試殿試皆第一歷官尚書忠信宏厚廉靖方嚴衆皆屬望柄用而忌者沮之贈太子太保謚文定。

八月令京官六年一考察○令禮部禁服色 上謂劉律

等曰在外文職官讀書明理猶不敢僭爲奈有不知道理

尤多僭妄皆對曰誠如 聖諭但臣等不知內府該禁花

樣 上歷數其應用花樣甚詳且曰若蟒龍飛魚斗牛皆

不許用亦不許私織間有賜者或久而損壞亦自織用均

爲不可又曰玄黃紫皂乃是正禁若柳黃明黃姜黃等色

皆須禁之又曰玄色可禁黑綠乃人間常服不必禁乃內

府人不許用耳

九月 上屢御煖閣召輔臣議政事。一日 上袖出大同總兵官吳江本投劉倬曰吳江奏欲臨陣以軍法從事。昨所擬太重恐邊將輕易啓妄殺之漸。輔臣皆未敢應。少頃倬對曰臨陣用軍法自古如此。兩軍相持退者不斬則人不劫死何以取勝。上曰雖然亦不可輕許。若命大將出師勅書內方有軍法從事之語。各邊總兵官親禦大敵官軍有臨陣退縮者止許以軍法嚴令從重處治。如此方可。李東陽奏曰此事若不說起尚可。今旣奏請若明言不許却恐號令從此不行。倬亦力贊其說。上復申前論。倬奏

無一處不
精心

曰昨日兵部擬奏。儘有斟酌。尋常小敵。或偏裨出戰。若不一
許。似止依所奏足矣。上曰。兵部所擬固好。總兵官既表
了一場。若止答一是字。亦不爲重。外邊視奏詞。亦不甚着
意。亦須于肯意說出。乃爲重耳。謝遷曰。今遵。聖諭批荅
仍用一是字爲宜。且軍法亦不專爲殺。輕重各有法。決打
亦軍法也。上曰。然可去。整理停當。皆諾而退。○是月晦
日。復召輔臣入見。上曰。令李榮來說日講時。劉機講。隨
善閉邪。陳字解。做陳說。不是止云敷陳其說。乃可耳。皆應
曰。諾。劉健曰。昨李榮又說以善道啓沃他。他字不是。上
微笑曰。他字也不妨。大抵講書須要明白透徹。直言無諱。

釋千古
突因松
遺

道理皆是書上原有的。不是纂出。若不說盡也。無進益。且先生輩與翰林院是輔導之職。皆所當言。徒對曰。臣等若不敢言。則其餘百官無敢言者矣。上曰。然。謝遷曰。聖明如此。講官愈好盡心。李東陽曰。今年聖學緝熙。中外臣民無不仰戴。臣等敢不仰承。聖意皆叩頭謝。上又曰。先生輩可傳與他。不必顧忌。昨所講以有顧忌耳。又曰。他字亦不妨。昨因話偶及此意。以爲不若啟沃之更好。然不必深計也。皆復謝而出。是日天顏和悅。似以昨所傳來的恐講官因此有所觀望。故特示詳悉如此。蓋經筵講章。自數歲以來。始去舊時諛頌之習。加以規諫。未嘗少忤。及聞此

君臣

論益知。上意所嚮云。

乙丑 弘治十八年

春賜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各元寶一錠時 上有大

政事每召二人面議至是召二人對畢 上令中使出白

金二錠以賜且面諭曰卿等將去買茶菓用朕聞朝覲日

心批照

文官避嫌有閉戶不與人接見者如卿等雖開門延客誰

復有以賄賂通也朕知卿等故有是賜且命不必朝謝恐

公卿知之未免各懷愧懼也能以作地其人○廣西官軍討思恩府作亂

上官知府岑濟誅之改設流官知府

二月禮部欽奉 聖旨朕方圖新政理樂聞讜言除 祖

宗成憲定規不可紛更其餘事關軍民利病切于治體但有可行的着各衙門大小官員悉心開具明白來說○會試天下舉人命掌詹事府太常寺卿兼學士張元積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講學士楊廷和爲考試官取董璣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額四臣董璣謝丕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戶部主事泮梁李夢陽應詔上疏

大約以天下之爲病者二爲害者三。又爲漸者六。一曰元氣之病。二曰士氣之病。三曰腹心之病。左右是也。明比難剪。臣故以爲心腹之病。夫倉廩竭。庫錢穀之費也。一曰兵害。元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二曰民害。欲重而民貧。又貪墨在位。恩不下流也。三曰畿民之害。想田被占于戚勳。草場受侵于官府。一曰廣之漸。所以兵連以

苦浪費二日盜之漸夫盜之漸其機在民窮三日壞名器之漸鐵村風行黠隸未嘗一日弛法令之漸五日坊併眩惑之漸指釋道六日貴戚驕恣之漸指壽寧侯也

下戶部主事李夢陽獄既而釋之先是夢陽疏既上皇
后毋金夫人及壽寧侯張鶴齡切齒之日在上前泣訴
不平上不得已下夢陽詔獄科道官交章入救金夫人
猶前泣訴求加重刑上不聽既而鎮撫司具獄辭以請
上徑批旨令復職惟罰俸三月而已他日上遊南宮
二張夜入侍酒皇后皇太子金夫人皆進選出遊
上獨召大張膝語左右咸莫聞知第遙見大張免冠觸地
蓋因夢陽之言而罪壽寧也後劉大夏被召便殿奏事畢

河嶽微奧
掩于聖而
正之

上曰近外事若何大夏頓首曰近有青釋李夢陽中外懽
呼聖德如天地之大上曰夢陽本內事關戚畹且言
語狂妄朕不得已而下之獄鎮撫司本上朕試問左右當
作何批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付錦衣衛撻以釋之朕揣
知此輩意欲得旨下便令重責致其死以快宮中之怒使
朕受殺直臣之名左右不忠如此朕所以令釋復職更不
令法司擬罪也大夏頓首謝曰陛下行此一事堯舜之仁
也○掌詹事府事太常卿兼學士張元禎上疏勸經筵講
太極圖西銘及性理諸書東宮兼講孝經小學上嘉
納之亟索太極圖以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尋命元禎

官內閣誥勅將柄用之會。上不豫，不果。

四月二日命兵部將兩京五府各管及親軍衛分堂上管事，并在外鎮守分守備方面武職官員姓名履歷，按季開寫進來，以備觀覽。

按此卽仁廟書各都司及布按二司官姓名年奉天門西序之意。嘉靖中復用兵科官言，增入貫址年歲及官階大臣官薦舉科功及賢否考語類造揭帖，按季進呈。遺有各項員缺推補轉賜一覽，則其人品優劣歷任淺深，可接而知。

上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煖閣，補出數疏，指一揭帖曰：此廣東巡按御史聶賢所奏地方盜賊事，須緊鎮巡官。劉健對曰：昨所擬已，是切實。上曰：然凡一應事務當與當帶。

者加責在鎮巡。今都不見奏報，更須加緊。皆應曰諾。上又指二跪曰：此南京科道劾兩京堂上官作何處置？健等對曰：進退大臣事重，臣等不敢輕擬。上曰：彼首言崔志端是道士出身，先年亦有道士掌印者，但不多耳。健對曰：固然。上又曰：彼言周季麟喪師失律者，非止一人。健等對曰：季麟亦是好官。上曰：然。洪鍾在薊州時，以朔河川關山致損人命，故人論之不已。健亦對曰：洪鍾亦好。李東陽曰：好處儘多。上言：彼言卑諂，大臣要剛正有氣節，若果有卑諂之行，當退，但亦無指實難遽退耳。健曰：皇上每值糾劾，欲求實跡最是。上曰：若大臣有曠職壞

高心在病
不執一見

事者誠宜黜以示戒。今亦無甚不好者。須皆留辦事耳。健
等奏曰。臣等每見留着辦事之文。竊有未安。大臣宜甄別
賢否。若槩云留着辦事。卽係該退之人。姑容不退。中有好
者。似不能堪。上笑問曰。然則先生輩意欲如何處置。皆
對曰。止云照舊辦事可耳。上曰。然。○復召輔臣至煖閣。
上問曰。昨管河通政奏。巡按御史陸偁私寄書二冊。題曰
均徭則例。又擅革接遞夫役若干名。陸偁爲御史。奈何寄
人私書于理不當。且夫役係是舊制。何得擅減。李東陽對
曰。觀奏詞。恐所寄卽是則例。上曰。書自是書。皆不敢答。
劉健對曰。均徭事亦是御史所管。上曰。何爲不奏。健曰。

通使法之
君而不言
則為不
遇家法之
不效則
在上不
則罪在
孝宗定
如能其
不言為不
肯信也

私茶。太祖皇帝曰：我繞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寘極典。

等故事，人皆不敢言。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爾。空廢

法，須速整理。健等奏曰：請下戶部查議。上曰：然。明日降

旨云：祖宗設立鹽法，以濟緊急邊儲，係國家要務。迭來

廢弛殆盡，商賈不行，各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便通

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于是戶部尚

書韓文等條陳鹽法積弊，凡七事，奏請施行之。

李東陽燕對錄謂：孝宗晚年，明習國事，勵精圖治，與

輔臣議論，皆出天顏，和暢洞悉，滿然有家人父子

之風，誠近古所罕見矣。

五月，上不豫。初六日，昧爽，司禮監太監戴義出左掖門。

有不喜年

急宣劉健、李東陽、謝遷入乾清宮，至寢殿，穿重幔上仙橋，見御榻。上便服坐榻中，健等叩頭。上令近前，于是直叩榻下。上曰：朕承祖宗大統，在位十八年，今年三十六歲矣，乃得此疾，殆不能興。故與先生每相見時少。健等曰：陛下萬壽無疆，偶而違和，漸須調攝，安得遽爲此言。上曰：朕自知之，亦有天命，不可強也。因呼水嗽口，掌御藥事太監張愉勸。上進藥，不答。上又曰：朕爲祖宗守法度，不敢怠荒。凡天下事，先生每多費心，因執劉健等手，若將永訣者。上又曰：朕蒙皇考厚恩，選張氏爲皇后，生東宮，今十五歲矣，尚未選婚，社稷事重，可亟令禮

能不喜年

部舉行。皆應曰諾。時司禮太監陳寬、李榮、蕭敬等皆至。羅跪榻前。上曰：授遺旨。太監扶案。李璋捧筆硯。戴義就榻前書之。上又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先生每勤請他出來，讀些書，輔他做個好人。健等皆叩頭仰奏曰：臣等敢不盡力。健等遂出。調旨傳禮部行之。○ 上崩。○

十八日 皇太子卽位。○詔以明年爲正德元年。大赦天下。○

六月上 大行皇帝尊謚曰：遵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廟號：孝宗。○奉安太陵。頒徽號。詔于天下。咸使聞知。

讀史至此
千載下
酒血淋漓
可况當時

鄭曉曰帝仁恕恭儉發憤英明清心寡慾愛民節
得官寺其敢干撓倘民思惠戰盜防劫且崇德報功
滅穢絕憂勤湯廟始終不渝述其修齊治平之效蓋有
得乎二南六典九經之道矣若乃崇祀奉慈而秩分甚
致父愛獻皇而恩禮愈篤薄念昭德而保護益至廟號
孝宗不亦宜乎即位之初徐濟劉建入內閣王恕入吏
部自是眾賢竝進李東陽謝遷丘濬耿裕倪岳馬文升
劉大夏周程戴瑄張敷華黃後何喬新彭韶楊守陳周
洪談許進楊繼宗屠懌秦欽鄧廷瓚謝鐸章懋張悅林
翰吳寬張元禎王鏊楊廷和劉忠韓文林俊楊一清樊
瑩熊繡諸君子襄贊皇猷旬宣方岳當是時朝多老俊
之臣野無廢錮之彥士修端靜之節人懷鏡跡之耻吏
鮮苛黷之風民懷樂利之澤洋洋乎蔚蔚乎有豐於
樸之化焉說者又曰太陵晝接再三虛懷弄色願精訪
治將大有為而諸君子志在包荒意存裕彞多思少斷
生失良期然十九年間財以足民為富兵以養民為威
刑以緩死為恩禮以隨時為大可謂與民休息培植元
氣者矣內外安寧幾至刑措商周甲戌成康之盛何以
加焉升遐之日萬方哀痛如喪考妣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七月加少師大學士劉健左柱國支正一品俸太子太保
大學士李東陽謝遷並加太傅兼太子太傅

名臣錄曰劉公健等三人在內閣健敢干任事東陽長
于為文遷直亮明斷可否其間不阿不激同寅協恭所
以成弘治十餘年之治也又曰劉文靖在內閣與馬文
升許進焦芳李鐸皆河南人雖同鄉而不相阿比進士
何景明年少能詩人咸以為首相同鄉必選入翰林無
疑健曰此子褻薄能詩何用不取後景明除中書舍人
遷長學副使不許卒自來居
內閣不私鄉故惟健一人

壽天貴
無不畢見
于文

八月上 皇祖母太后王氏尊號曰慈聖康壽太皇太后
尊母后張氏為 皇太后

十月建立皇莊七處曰太興縣十里舖皇莊曰太皇皇莊皇
莊曰深溝兒皇莊曰高密店皇莊曰石婆婆皇莊曰七里

王者承天

屯皇莊曰土城莊皇莊

屯皇莊之設。祖宗時無之。成化以來始有。然亦未甚。不過數處而已。至正德朝。邪臣用事。皇莊始盛。先後建立。連州跨邑。至三百餘處。畿內之民。至是無田矣。

十二月。修孝宗敬皇帝實錄。○左都御史戴珊卒。贈太子

太保謚恭簡

詳德性。和粹。亦耿耿不苟合。而洞達無城府。奉職守法。不為物撓。而意嘗近厚。祿仕十餘年。家無餘資。

召南京刑部尚書張敷華為都御史。

敷華。江西安福人。性剛介。不輕言笑。奉公秉法。望重一時。南都稱四君子。蓋指敷華與林瀚林俊章懋也。

致仕尚書秦紘卒。年八十。

紘。字世縉。華縣人。剛毅廉介。歷官四十餘年。是兵南。北。位列公卿。所居竟接風雨。贈少保。諡襄毅。

終